台學統

台學統卷八十三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三十

侍郎齊息園先生召南下

遺文集凡八卷共文百二篇又答問三篇計十九則今錄廿三首

輪進經史劄子二乾隆三年廿月

唐書房元齡傳太宗嘗問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創業難魏徵曰守文則難太宗曰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共之臣謹按論語一言可以興邦惟在知爲君之難若太宗可謂知爲君之難者矣知創業難

故能奮武功以奠區宇知守文難故能行仁義以登太平史贊曰除隋之亂並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功德兼隆爲自漢以來所未有豈溢美乎哉夫以創業與守文較創業之難奚啻百倍卽魏徵前此上疏亦曰守之則易得之則難今旣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是固謂創業難於守文矣至此則又稱房元齡之說乃謂守文實難何耶人君承上天以御兆人不論創守殊時其所爲致治致亂之本係乎一心之敬肆而已敬則愼愼則勤是治所所由基也肆則驕驕則惰是亂所由伏也創業之時必深監乎前代之所以失力矯其弊而猶恐勿勝雖欲稍肆以驕且惰勢固有所不得守文之時民

物滋豐遐鄙無事朝野內外翕然歌誦昇平稱詡盛德大臣以觀望意指從容將順爲奉公庶僚以積久遷除因循避法爲率職堂陛之體日益嚴閭閻之情日益隔雖英主力持敬德之訓時守保泰之箴猶慮夫稍稍自滿之既流於驕稍稍自安之卽流於惰也是以書傳所載君臣警戒之語每詳於守文之日舜致風動歌敕命禹奏平成惜寸陰成湯表正日新銘盤武丁中興從繩命說武王戎衣大定拜受丹書成王禮樂昭明訓陳無逸皆此物此志也卽如太宗其能屈己從諫任賢遠佞勤政愛人以致貞觀之治政要史書班班具載至於斷獄二十九幾致刑措斗米三錢薄海踰嶺夜戶不閉行

旅萬里不齎糧豈有他哉亦曰敬而已矣然以太宗之能屈己從諫也其始魏徵尚未言已罷關南之行張元素偶一言即省東都之役及其後以房元齡李大亮之危言讜論不能止東征之師也其始用王魏於仇黨不以爲嫌擢馬周於單寒不以爲驟及其後李靖以奇功遭謗劉洎以片語見疑魏徵之碑以讒言見仆至邪如封倫佞如士及雖明知其姦迄勿能去可謂能任賢遠佞乎以太宗之能勤政愛人也其始清淨寡欲不作無益護民之勞煦之如子及其後鷹犬貢及遠方畋遊無度營構煩多關中疲於徭役魏徵謂不如貞觀之初馬周亦言誠欲厲精爲治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之初

天下幸甚以此知守文之難難在易驕易惰雖太宗之賢尚不能始終如一卽謂難於創業不其然乎太宗貞觀之治所以終不及古人者政則王者之政心則霸者之心惟於持敬之學未全故不能無滿假之心也不然以太宗之聰明英武銳意致治深知爲君之難體以至誠而持以不息雖與唐虞三代比隆可也

輪進經史劄子三　乾隆四年七月

漢書儒林傳武帝初使使迎申公至問治亂之事申公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謹按武帝承文景後海內殷富黎庶樂業惟稽古典文之事猶多闕焉嗣位之初卽慨然有意於唐虞三代之盛崇尚儒術而

罷黜百家將立明堂以宏制作修禮樂以興太平首用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聘申公而問以治道申公大儒宜必有崇論閎議上采往古下覽今世之宜出於尋常計策所不及者以當上心今其言但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言似至簡至質於治道全無發明然臣以為自古論治之切未有加於斯言其於武帝則尤切之切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尚書備矣其致治非後世之所能及其言治並非後世之所不能解以兢兢業業積為巍巍蕩蕩之隆以亹亹翼翼馴致赫赫明明之頌豈所操有異術哉能力行而已後世英君誼辟勤求理道何嘗不慕效古人而致治遠不古若無他議

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事疎精一危微未嘗去於口天人性命未嘗絕於書以詞章視典謨以故事引訓誥或言之而未行或行之而不力耳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賢聖如武丁傅說猶以是相箴勉故曰自古論治之切舉未有加於斯言者也武帝雄才大略超越前古其識見之高志趣之廣即孝文猶不能及黃老之學則曷若六經乎百家之言則曷若孔子乎法度承秦之餘則曷若三代乎然以孝文之治較於武帝則躬修節儉思安百姓不過勸課農桑減省租賦而天下家給人足貫朽於京師粟腐於太倉矣不聞榷及酒酤利籠山海朝置平準均輸之官野苦緡錢軺車之算也躬修

元默務在寬厚不過選任廷尉罪疑惟輕而化行天下人恥告訐至於囹圄空虛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矣不聞文深周內之吏進用於朝廷也不聞繡衣直指之使擊斷於郡國也不聞有見知故縱之條有廢格腹誹之獄禁網日增猶慮姦宄勿勝也而以武帝之治較之孝文文教昌明武功煇赫授時改從夏正斥地遠過唐虞立千萬世之典章紹七十二君之軌躅孝文固似不如然武方懸軍萬里以甘心於天馬文且卻騏驥於闕廷武方務宮室苑囿聚珠玉瑇瑁琉璃玫瑰之觀文且身衣弋綈帷帳無文繡所幸慎夫人亦衣不曳地武方遊燕後庭侈陳百戲侏儒倡優雜滿左右采詩夜誦旁及

歌謠文且每朝廷問郎署從官止聾聽言如恐不及鄧通戲殿上丞相得召而責之趙談驂乘中郎將得叱而下之然則力行與不力行之相去顧不甚遠乎夫表章六經尊師孔子而效法三代非徒述其語言襲其儀文之謂也固必身體力行而實見於政事身體力行而實見於政事其本在正心其要在寡欲而已汲黯有言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拔本塞源之論也董仲舒有言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端本澄源之論也自古人君固有有其志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時雖欲致治勢每苦於不足若武帝

則可謂兼有之矣使其毅然力行內省聲色遊觀之娛旁無佞倖方技之惑外戢窮兵黷武興作禱祠之擾守恭儉而退計臣斥阿諛而任忠直敦教化而寬威刑用其好大喜功之心以專於致治雖以比隆於三代不難也尚何至於不如孝文乎故曰申公之言於武帝尤切之切者也

輪進經史劄子四　乾隆五年三月

漢書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顏師古曰今新豐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臣謹按三代以下賢君首文帝

露臺一事宜未足以盡文帝之大然司馬遷班固皆一代良史遷則附於紀中固則綴爲贊語後世言主德恭儉者必舉以爲盛節臣竊疑之夫文帝所欲作者不過一露臺露臺所直又不過百金耳非若瑤臺璿室章華虒祈之爲宏偉壯麗也漢與除秦之弊與民休息計自高帝使蕭何營建未央長樂惠帝城築長安其外工作罕見至於孝文宮室苑囿無所增益葢休役車臥鼙鼓之日久矣帝又耑務以德化民以致海內殷富與於禮義斷獄四百有成康之風使及此時詔有司規勝地以農隙餘閒繕治離宮別館用太府貫朽之錢出太倉紅腐之粟率其醇厚之民爲太平遊觀之具雖文王之作

靈臺歌子來而成不日不是過也區區百金之露臺遂足爲帝德之累乎哉及臣讀武帝紀及諸志傳而後知文帝爲不可及也武帝興造制度外拓邊境內侈遊觀使吾邱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除以爲上林苑又以楊可告緡上林財物充滿迺穿昆池飾館舍營千門萬戶之宮立通天神明之臺土木雕鏤窮工極巧時非無直諫之臣如東方朔者也徒以地償百姓非奪其產錢支水衡非取其財故毅然爲之不復計及勞費然後世言治者則不免以此爲譏其持論過甚者乃或比於秦皇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文帝所欲作者露臺露臺所直百金耳藉令果作當時

大臣如絳灌曲逆故安名臣如賈誼張釋之袁盎賈山輩亦必謂事無可議而帝不待再計默然中止露臺且不作況有十百倍於露臺者乎百金且不忍況有千萬倍於百金者乎爲百姓計則雖蠲除天下之租半租全曾不爲小吝爲遊觀計則雖以百金之露臺意欲作而不果儉之至仁之至也此其所以爲漢太宗德莫盛焉者也抑臣讀師古注而有感焉秦以後宮室苑囿之盛莫如武帝司馬相如班固張衡所賦三輔黃圖西京雜記所書其爲宏偉壯麗之觀至今猶可想見然欲詢其遺址縱復鉅如建章高如井幹廣大如海上三神山皆已莫知其地而所謂文帝欲作露臺之處當時並無營

建後世猶羨慕之曰此即新豐驪山之露臺鄉也豈非
恭儉之盛德實有以垂於萬古而不朽也哉
翰進經史劄子七 乾隆七年三月
通鑑綱目漢宣帝地節三年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臣謹按三代以下吏治近古莫如漢漢代良吏之盛莫如孝宣孝宣所首褒崇者勞來不倦治有異效之膠東相王成以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也史既列成於循吏又記計吏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是說也竊嘗疑之史稱孝宣厲精圖治刺史守相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漢代人主察吏嚴明未有過於孝宣故曰信賞必罰綜核

名實吏稱職而民安業也夫吏治之效孰有大於戶口增加者乎以膠東國所統八縣頓增八萬餘口雖古良吏未之前聞中二千石九卿之厚秩關內侯高爵也漢制列侯而下關內侯最貴非軍功非恩澤不封其有賜爵如丙吉劉德趙廣漢蘇武蕭望之夏侯勝耿壽昌鄭寬中之倫或以定策或以舊勞或以建議至郡國守相雖治平如吳公興學如文翁儒雅如董仲舒兒寬清靜如汲黯曾不得以治績賜庶長上造之爵況關內侯乎漢制由守相高第入遷九卿未有以守相秩九卿之秩也者以治績賜爵增秩王成黃霸兩人而已而成獲褒賞又最在先假令成僞自增加綜核如孝宣顧不能察

所行以質所言知其名實之不相應乎哉不知其名實之不相應是不明也知其實不相應而姑賞其名是長偽也二者無一而可而長偽之弊尤深戸口無增者既可以偽加受賞則戸口耗減者亦可以文飾免罰歲儉可報爲豐登民窮可指爲殷阜俗儆可稱爲禮讓吏濁可譽爲潔清上能責實猶應以名上但取名誰言其實令長既探守相之意而匿其隱情刺史復隨守相之詞而護其失察朝廷恩澤不下究閭閻疾苦不上聞巧詐之徒苟可固位希寵雷同蒙蔽亦何所不至也耶以孝宣之綜核名實下亦不敢欺郡國之苦樂二千石之賢否皆若燭照數計杜延年至貴重也治郡不進則璽書讓

之陳遂至親幸也雖賜璽書未嘗高其殿最嚴延年至剛果也以有酷名左馮翊缺欲召旋止至三輔得人若趙廣漢韓延壽可謂一時無耦猶不以其生平治績貸其一事誣罔之誅孝宣於賞罰未嘗少有所假借豈區區私一王成者哉由斯以談成之蒙賞必實有治效而非虛也顧史所云成僞自增加者則亦有說與成同時以循良著稱者皆實有政理設施可紀如黃霸治爲天下第一則必曰勤宣布贍鰥寡班條教務農桑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故潁川戶口歲增召信臣爲民興利致富則必曰行阡陌視水泉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故南陽戶口增倍今於王成但曰爲膠東相治甚有聲而已漫然

不能舉其政理設施之梗槩而流民自歸戶口充溢是
遵何德哉且成能賢於朱邑龔遂乎邑守北海稱治行
第一不聞北海增戶口幾何也遂守渤海郡中皆有蓄
積獄訟止息亦不聞渤海增戶口幾何也夫黃霸朱邑
龔遂召信臣治績卓越貫古今所希覯成於政理設施
他更無所表見功效邈遠出諸人右此事理之必不然
者使成果能致流民自歸戶口充溢則膠東民富俗澹
計當數世猶蒙其利何以數年之間盜賊竊發至煩山
陽太守張敞上書請治明設購賞僅乃獲平乎此足以
決成僞致虛名必非計吏之誣謗也審矣曰然則孝宣
何以不責其名實不相應明詔天下褒以高爵厚秩耶

曰此則孝宣所以鼓舞天下循良之吏而樹之風聲者也燕昭王欲致天下士先禮郭隗若王成者其亦孝宣之郭隗矣哉孝宣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至哉言乎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天下所以勸懲也今隱成欺僞之罪賞成最奇之功虛褒一人以實勸天下此則孝宣之權術耳漢治雜霸不其然歟曰綱目取賜爵爲綱取僞加蒙賞之文爲目功罪異致何耶曰綱從宣帝紀目從循吏傳各書其實而已孝宣之襃成也其勸民也帝王之盛節也王成之蒙賞也其罔上也聖世所必誅也故觀於綱可以爲人主加意吏治之法觀於目可以爲人臣挾詐邀榮者之戒也

輸進經史劄子九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七日

大學致知在格物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臣謹按大學一書揭天德王道之全綱領條目次第明備使後學知作聖梯階確乎可以循序而至程子訂脫簡朱子作章句之功也陋儒拘泥文字或執古本為說夫古本非即戴記中一篇耶鄭注孔疏至今具存經傳不分錯綜無序如與朱子章句相較其理孰麤孰精其義孰得孰失本自瞭然可不必辨既董槐王柏葉夢鼎方孝孺諸儒謂知止二節聽訟一章即釋格致本傳說雖太巧於義亦自無傷惟是良知家陽儒陰釋詆朱子極處無不到之說為迂而因

謂格字不當訓至格物不當訓窮理此則不可不辨者也鄭注嘗以來訓格矣來物於理不可通雖前賢亦多疑之程子斷以窮理爲說夫豈無所自耶大學之書孔子約舉唐虞三代教人之法以授曾子者也曾子而後則子思及孟子傳之虞書不云惟精惟一乎論語不云博文約禮乎能擇然後能執故明明德條目誠意正心修身必在格物致知之後也中庸言誠身必先明善孟子言存心養性必先盡心知性聖賢之學未有不以窮理爲要務者豈程子臆說云爾哉且以至訓格以極與到訓至爾雅釋詁有明文矣堯典言格于上下君奭言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大誥言格知天命孔安國注俱以

至字訓之獨疑於大學之言格物乎良知家惡言學問樂於頓悟之便也則以爲如朱子說窮大失居格物必無盡時夫朱子何嘗謂格物者必至一草一木之盡究其原不論不議之亦暢其說乎哉以事物之理訓物切而當簡而該卽大雅所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卽是經上文所謂物有本末之物事有終始之事者也自我身而推之家國天下皆物也自修身而推之齊治均平皆事也其要在日用倫常其大在禮樂詩書其實功在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卽事卽物務求知其至善之所在而後卽安此聖學之首功顧可以迂視之耶朱子於格物一條淺深詳略或問及

語類中纖悉備矣何嘗有一語稍涉於窮大失居者哉良知家以格去外物爲言是告子以義爲外勿求於心之學非聖賢之學也此則不可不辨者也

成同知祀名宦錄序

寶綸堂文鈔三

漢元始中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此詔祀名宦所自昉也後漢延熹中詔密縣洛陽留卓茂王渙祠廟此詔核名宦所自昉也夫以漢治近古多良吏其名登循吏者前不過六人後不過十二人嚴已此六人十二人又不能竝在詔祀之列在詔祀之列前不過二守後不過二令豈不嚴之又嚴乎哉後世祀守令於郡縣學多至几筵不能容何其濫也顧

郡祀守縣祀令未聞有濫於郡縣之佐也者是固有說守於郡令於縣苟有志於民惟其所爲佐則不然後世祀典雖濫其初奉祠也猶當訪與人采事實引古誼以附之佐本不事事人於何有人之不思祀於何有然則論名宦於守令不患不多而特患其至於濫也論名宦於其佐不患其濫而特患其至於無也夫既已爲佐矣至百姓歌思過於守令虔俎豆而肅春秋非大賢烏能若是乎寶應成公康保爲吾台郡丞沒而郡人祀於學於今四十年矣郡人言良吏必曰成公公竝時爲郡爲縣者凡幾人雖士夫或不能舉其姓以是知成公之賢也且以漢多良吏其以郡丞名者自河南黃霸武都孔

藩外無聞焉霸佐太守議法丞職固然奮振揚威武亦邊郡長史職耳至學校之務二公皆未及豈非限於勢所不得爲耶吾台負山抱海自宋及明爲東南文獻郡鼎革時洊遭兵火重以甲寅閩變　王師扼江憑城而守者踰年儒士多流離徙業有司者熟視恬如也公後至則歎曰文獻郡乃至爾耶拔郡城中諸生秀者日課之人始向學公嘗攝太平寧海仙居三縣所以課士者一如郡城數年間文風復振宜乎吾台於公久而益思也吾台名宦之祀賢守自吳范平晉王述辛景宋臧燾阮長之而下凡二十餘人所謂郡佐不過四人唐鄭司戶虔宋孔推官文仲滕戶曹膺明李推官天秩是也以

郡佐得祀於學可不謂賢歟若成公以郡佐而宏文翁之化其賢尤卓卓已公孫進士源大輯崇祀錄以余台人也請爲之序

周元木詩稾序

往者詞科之役吾浙才士最天下舉而未售者二人萬孝廉循初周徵士元木其宜舉而未舉者一人侯夷門元經孝廉居浙西與元木名相均交相善而在浙東持千鈞之弩策千里之駕爭先並至以與元木分左右幟者惟夷門焉吾黨銖分釿番之略無所軒輊常試呼之爲兩元兩元之才侯縱而能肆周銳而善入侯勁且剽周沈以鷙侯隨處置營陣周嚴法勒部伍東西兩衛尉

均之乎名將也且夫吹波蹴瀾揚尺水而噴江海詭蕩潏漏抑何怪耶刻琢萬類縛茅施鉞而陽儀反神瞑者更甦又何奇耶彼兩元者各挾其所能以鳴於世夫孰與抗技角勝然試問諸夷門而夷門或不知問諸元木而元木或不知殆天所資兩人使以自振喙而昌其道耶嗟乎造物忌令名高才多下位故常建淪於一尉而東野以窮己未冬夷門求小仕以去元木敝裘徒步尙僕僕長安中兩人其危哉雖然凡天之道與之角者去其齒既取大者不得復取小兩人挾所能其爲取大者多矣夫科第仕宦以至於公卿沒則已焉又烏有其可傳誠得其可傳者已吾知兩人必有以自樂誠在此而

吉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不在彼也

汪眉洲詩稾序　樹琪

有詩一卷如斜陽雨後眺隔湖青山峰橫嶺側嶂複巒紆羅羅秀出於煙波杳靄中可望而不可即此眉洲先生稾也始余但聞眉洲名不相識識眉洲自侯夷門過山中口誦其新詩始夷門恣睢橫溢如天馬不可羈勒而振鬣千里往往蹈空破霧以行於時下詩人墨守一家繩尺亦步亦趨聲摹而吻效者未嘗輕所許可獨服眉洲眉洲於詩家學也弱冠操翰即爲新城王尚書所賞海內能詩之士多與往還唱訓晚寓吾台詩境愈闢而好學深思亦益孜孜不倦故其詩淡宕夷猶簡遠沖

粹非夫使氣矜才掠浮藻而塗色澤者所能幾及宜乎
夷門氏以異調賞音怖爲堅敵余於詩本無所解然讀
夷門詩則愛其放讀眉洲詩則愛其淨兩人一生吾台
一寓吾台均足以文采增山川之色十餘年來各羣於
事不得時時合并雖郵筒所致時覯新詩然並以未獲
讀其全詩爲憾今年夏余如郡城眉洲手出其稾相示
則又憾夷門遠宦溧陽不獲共欣賞焉時方酷暑清風
穆如泚筆書其首簡并錄一則以寄夷門

順天武鄉試錄前序　寶綸堂文鈔四

臣聞帝王取天下天下之道其大有二曰文曰武其所以收
天下之材而用之者亦不外是二端文以經天地平邦

國武以懾威棱靖四方誠使求之而各得其人則天下固可不勞而治葢古者文武之道一　先王以詩書射御教士而將帥之才卽養於其中三代以後教法廢而途始分而於武之中又有分焉驍勁果毅者不必習韜略明曉兵法者不必嫺騎射非其才之難兼亦所以導之與所以取之之方或有未備故也我　國家受命久道化成六禮浹而八政修五兵寢而三苗偃邊庭臥鼓海不揚波者百有餘年矣然而　聖天子之意以謂文武之事不可偏有張弛而軒輊也故旣宏文學之風以蒐羅孝秀復本鄉射賓興與大教習干戈之遺意以作勇傑之材而成其技能三歲大比文試旣訖武試繼之葢

欲獲獲桓桓畢登　朝廷而師武臣之禦侮宣力者不
盡於用也丁卯十月順天當行武科　特命和碩誠親
王臣允祕額駙臣色布騰巴爾珠爾都統臣海蘭尚書
臣趙宏恩校閱弓馬技勇拔其尤者編列字號甄別詳
審不爽錙銖及試論策奉　旨以臣召南偕檢討臣陳
桂洲司其事伏念臣浙東下士恭逢　龍飛首載倖中
博學鴻詞之科校東觀書班隨　講幄擢登學士　天
恩高厚非筆墨所能殫述茲復膺　簡命典司考試感
激彌深即日入闈齋祓將事維時監臨則府尹臣蔣炳
提調則府丞臣孫灝監試則御史臣明善臣伊蘇頓臣
彭肇洙臣嚴源燾各董厥職臣偕臣桂洲暨同考官郎

中臣王秉和員外郎臣許汝盛主事臣廖方連臣姚承
烈矢公矢愼繼晷焚膏榜發取士如額例得錄論策三
篇恭呈 御覽臣例當颺言簡端臣竊惟武舉始於唐
唐設洞曉韜鈐明習兵法材堪將帥翹關負米諸科以
招天下士而郭子儀馬燧實出其中越宋及明沿爲定
制若岳飛山雲戚繼光俞大猷皆嚮應是舉而其後皆
爲名將故武舉未嘗不可以得人也自論武者以勇力
爲先弓馬爲尚而孫吳之籍尉繚之書握奇之經金匱
之記上中下之略龍虎豹之韜諸葛亮開府作牧之篇
李靖行軍部伍號令之法槩不講焉武斯匱矣問以天
地人而不詳三才之陣問以方圓曲直銳而不辨五行

之形問以三官五教而莫識其名問以八門六花而莫
舉其目問以野戰林戰谷戰而不知其變問以下駟中
駟上駟而不解其機問以乘虛擣堅用間設伏之道而
不知其何宜問以鉤戟長劍弓弩戈盾之用而不知其
孰便問以奇軍有正正軍有奇而不能言其義問以陣
間容陣隊間容隊而莫或曉其方雖勇踰樓亭力撓金
鐵特偏裨常材古所謂鬬將之任耳若夫不便鞍馬而
杜預以之成功羽扇指揮而謝艾以之勝敵從容聚米
見山谷曲折之形慷慨籌邊愈甲兵十萬之衆無事則
投壺雅歌有類儒者其或有事則虎臣折衝兵不動而
威行萬里者尤　朝廷所宜求而亦　國家設科意也

臣惟古之論將者威武尙矣必繼之以仁勇又必繼之以忠信又必繼之以廉恥夫仁勇忠信廉恥未有不自學得之者故又繼言之以詩禮誠得詩禮之將則語所云有勇知方者庶幾在於是焉臣所錄凡如干人自拔勇外取其明習論策而可進於學者俾策名當時使得益承 皇上之教以求效乎古之敦詩說禮者而不徒材官蹶張以顧盼嚄唶爲雄則微臣區區蘄報任使之意也夫

中文孝經序

寶綸堂文鈔四

聖經垂教萬世廣大精微有竭後世諸儒學問思辨之力而所解猶患未得其眞者曰易曰春秋有事甚肅近

言甚著明雖在夫婦之愚畧爲訓釋卽無不油然意會視同日用飲食而不能須臾離者曰孝經藝文志於六藝畧後次以論語又次以孝經有味哉論語總六藝之樞機孝經又揭論語之體要也曾子得一貫之傳本忠行恕大學傳有明文先儒言之詳矣予則謂孝經示德之本教所由生原本天地之性其發明一貫與大學若合符節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事之本也本立道生萬善日積始於良知至易也擴以格物致知可以知性知天始於良能至簡也充以誠意正心可以踐形盡性修道以仁所以行之者一也聖人人倫之至誠者聖人之本孝則誠身之本

也此卽夫子之道所謂一乎由此善推所爲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仁民愛物悉本於孝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卽夫子之道所謂一以貫之者乎能盡孝之量以修身明明德止於至善忠也推孝之量以成物新民止於至善恕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所引舜大孝武王周公達孝此卽孝經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乎孟子直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夫子與堯舜豈有異道然則孝經與大孝出於曾子一人者其說豈有異哉海昌進士周君松靄志在通經覃思博考持所校定孝經一卷乞予序予淺陋不足以窺今古文之得失也童年所習至老不忘於紫陽刊

誤後又見此編實能採經傳語以補外傳爰述夙昔所論一貫忠恕者書其首簡如此

尙書集解序

尙書爲經中最古易雖畫始庖犧其辭至周始備太卜掌之不列於學校惟書與詩禮樂爲先王造士四術孔子雅言視樂尤切近焉葢二帝三王之治雖質異性反事異禪繼時異常變經權儀文異因革損益其敬天勤民執中建極官人立政之大經大本前後同揆體與用無異原政與教無異致由此則治反此則亂凡學古入官者功在遜敏始於博文之擇善惟精約禮之固執惟一克復其天命之性全其率性之道致中和而身無不

修道之體也推之家國天下彝倫攸敘宏修道之教民無不新天地位萬物育道之用也弟子記雅言爲論語則有堯曰一篇歷序四代括以寬信敏公此即尚書大序乎堯則天舜無爲而治禹無間然周可謂至德此即其分序乎曾子傳一貫則述大學子思則述中庸孟子則有七篇明仁義斥異端皆約典謨訓誥之旨而論世尚友取二三策終篇則直序治統爲道統然則戰國以前未經秦火學者於四代簡冊原如今人之誦讀四書布帛菽粟所在具足思在獵其文者或未通其義知其說者或未力於行云爾嗚呼書罹秦火最酷漢初僅得二十八篇於伏生口授當武帝表章六經而孔安國所

上壁中古文又適際巫蠱之事抑而不行東晉始出至唐作正義始與今文合頒在學官注疏雖行後儒或疑古文非眞孔傳亦僞訾孔疏多未精嗚呼書缺有閒矣尙有二十八篇之傳於舊又有古文數十篇詞雖平淺理無駁雜卽云後人纂集旁書以當古訓可法可戒實有關於治道何必齗齗辨難如議禮家同聚訟論樂家爭元聲乎哉朱子嘗折衷諸儒蔡九峰本爲集傳視注疏已精矣然馬廷鸞之會編余芑舒之讀蔡傳疑程直方之辨正程蓀舒之訂誤陳師凱之旁通王天與之纂傳王充耘之管見匡救瑕疵卽隨其後此亦足見窮經至難卷軸愈積而疑誤愈滋也余嘗思之窮經者使能

用古人立教大義融會貫通不蹈俗學流弊則經雖殘闕二帝三王致治之本末具存天不變道亦不變修己治人各充其量豈有難知而難行者歟必謂生千載後能補完古人已缺之經卽聖神撫所用力如謂讀古人書能自體於視聽言動日用倫常卽在庸愚皆可以自奮於好學力行知恥以盡其材復其性而施之於事爲予家弟世南自撰四書集解以課子弟離經辨志簡而明知類通達近而遠說本朱蔡兼採注疏以後諸儒所長俾讀書者如讀論孟大學中庸味如菽粟用如布帛不可斯須去也余嘉其志是爲序

書霍翠庭宋明二大禮私議後　賀綸堂文鈔六

張桂論大禮盡闕天下之口而奪之氣其指在繼統不繼嗣謹按繼統不繼嗣惟舜於堯禹於舜當之以異姓禪代實君臣也若一代中或世或及其繼統也惟在繼嗣統無貳嗣亦無貳爲前君嗣子者始足爲君前君無子命族子爲子君命卽祖命也亦卽天命也預養宮中與臨時有詔一也此世嗣之繼而統不絕也前君無子傳同父之弟其名曰及無親弟而命從弟爲親弟以嗣其先君亦及也君命卽祖命亦卽天命也以旁枝入承大統爲君命爲親弟始爲先君嗣子此以繼及爲繼世因繼統而繼嗣者也明太祖頒大明律服制多依前古海內共遵一旦有子孫爲人後者襲世爵受世業不考

所後而考所生名不正言不順族黨告之官官其不準禮據律斷以不孝乎爲人後者亦可以兄終弟及繼爵業不繼嗣之說解免乎況天子承天法祖其統之一惟在乎嗣之無二也邪說如璁萼名爭大禮實蔑祖制亂天常逞私心以與大獄而後好辯論者尚多爲其所愚亦怪矣哉因讀翠庭先生之議能埽邪說以明古禮之正其說確不可移也數語跋之不足又加注其後以還先生

天然圖書銘

郁郁紛紛今文古文我安能辨隨意所云如切如琢若耕若耘不雕不飾有骨有筋似書似畫非煙非雲蟲魚

鳥獸呼類引聳山川草木映日初昕其有奇字蟲倘典墳其有異款鐘鼎夏殷不隸三倉焉識八分不數史籀焉問右軍符篆自天請占靈氛岳形有眞請詢葛君石紋作印自昔未聞鳳皇山麓金牛水濱童子拾得我爲欣欣縱橫綺合疑似絲棼惟忠惟孝辨當斷斷豈羲能畫豈豨能焚結繩以前體亦無垠染朱成譜元氣氤氳象形會意滿目錦雯摩挲几上聊樂我員匪我克勤化工之勳

遺詩集凡六卷共詩三百廿二首今錄三十八首

讀書二首

我生百不諳覽古得眞樂親朋笑專愚謂徒拾糟粕自

上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覺對前哲雙眼淼齷齪惜坐空山中篇籍太儞約毎思吏集賢祕書抽館閣然後隨向禽逍遙遊五岳

撫卷常自恨不生千載前展卷復自喜生晚見其全今日所讀書古人半未詮百家羅眾星六經日麗天儀象始漢儒圭臬備宋賢我曹但力稼自可慶豐年

曹源書屋初成得詩六首 葺廬一埽地二除草三種花四栽竹五檢書六今錄第五六兩首

栽竹

求友得此君天然備三益直諒絕浮華多聞萃簡策愛詎始子猷貴重自古昔軒轅制律呂元音首金石實待靈禽餐象應春雷坼美箭挺森森文武任所擇我今植

窗前娟娟羅几席畞勝渭川千竿過庾園百觧鐸雉蕭疎拂雲起尋尺品高心自虛節勁氣不易相對如名賢翛然其晨夕長歌思衛武手卷那堪釋

檢書

邑處千巖中仕宦久衰謝誰將西山藏高插鄴侯架不過數舊家猶堪一瓻借斷簡亦零星白魚多羽化癖性自弱齡掌錄遍鄰舍閱肆羨仲任懷餅思叔夜未破萬卷書豈長三都價俗士禱奎文虔恭並軍禡曷若陳聖經稽首拜庭下旁羅子史集遊覽無冬夏巨川涉江湖喬岳攀嵩華歲除計厥功報禮等八蜡

憐忠祠二首

祠卽忠肅公故第遺井尚存因感異夢篇而賦此

祇剩祠堂屋數間樓臺原不占湖山萬靈迴首風雲壯一將成功天地閒但使匈奴穿塞走便看厮養御王還趙家往事傷南渡誰救中原戰血殷

欄干一曲轉乾坤匡復功寧數奪門未賞子魚安宋國偏憎叔武及元晅忠泉有水皆成碧噩夢隨人尙說冤不朽精靈依梓里涼飇六月晝旗翻

守閘　三首錄一

但逢水到自成渠若計郵程兩月餘船小敢乘千里浪心閒可檢十年書長江雪峽多危柁平地紅塵有覆車較是閘河移泊穩乾坤一笑總吾廬

題于清端公單騎赴任畫冊 于何書成龍督兩江時赴任但騎一馬見者不知爲總制也

曾傳于謹赴朝參傔從無過騎兩三千載文孫持虎節一僮一馬向江南

志館口占呈鄧遜可同年 時敏 三首錄一

短翮還隨鸞鳳翔綠雲陰羃聚星堂苔階雨後旋旋碧竹徑風中細細香豈有雄才追老輩 一統志舊本係崑山徐健菴司寇長洲韓慕廬宗伯編輯其書考據精核一洗前明志書之陋 時勞清俸給官倉新秋卻盼平安信蜀道台山一樣長

經史館過雪呈堇浦 杭世駿 葆青 萬松齡 方來 吳陂 仲常 于敏中 館即怡親王舊府也閣亭宏麗並雍正年建造雪中與諸公瀹茗校經軒窗洞啟鑪香馥郁如坐瑤池蓬島中

石渠開處屋渠渠朱邸誰曾此曳裾桐葉舊封　天子
弟芸窗今校古人書但看簡向梁園積眞覺經傳魯殿
餘春雪繽紛諸客集可無麗句擬相如

除夕前一夜齋宿起居注館燃燭校書有述

度歲猶多斗粟儲雙清心跡稱齋居來分祿閣青藜火
細照瓊函綠字書潑水寒灸經雪後如雷春爆定更初
何人此夕還開卷積習平生笑未除

三月十二日圓明園進講章卽景賦絕句四章　錄二

曙光初動禁門開黃匣封章引進催謁者臨橋先借問
輪班經史阿誰來

風翻新柳絮漫漫灑遍瑤階鵠立看三月重裘猶縮手

可知天上自高寒辰刻大雪

遷兒送至嵊縣將登舟書示

念汝隨我行遠至二百里汝當歸台中我當下剡水何爲復踟躕牽衣悵未已汝歸甚安適聽我言提耳隨母事大母晨夕具甘旨汝能孝大母汝母必歡喜汝叔能文章汝伯敦倫紀汝師不外求近取戶庭是汝同產三人兩妹尙幼穉汝當篤友愛姊妹卽兄弟汝少懶失學性乃儱文史汝今年已長寧可復爾爾不望汝登科不望汝顯仕望汝親詩書稍稍明義理望汝涉章句稍稍去喬野開卷便有益立身知所以百行苟不虧農亦可稱士汝當念先世聲名重鄉里忠孝與節義炳炳志乘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紀一脈留書香術業未嘗徙牛馬而襟裾此言汝可恥汝當念先世辛苦立基址所食但脫粟何曾盛簠簋所衣但布素何曾豔羅綺昔汝大父訓儉德絕華侈我與汝伯叔習業竹窗裏夜讀共一鐙冬眠共一被更出共一袍會文共一几生計在勤劬紈袴殊可鄙汝當念先世積善丕福祉號曰大佛家厚道無與比邑中諸氏族其效可睹矣都自宋南渡驕橫者先燬刻薄及虛浮雖泰後終否天既不可欺人力安足恃承家在樸誠緜緜保千祀勖汝安清貧勿爲勢利使勖汝慎擇交勿與燕朋邇勖汝戒口過閒惡勿啟齒勖汝崇謙恭跬步勿踰禮入夜謹門鑰清晨埽階戺順承伯叔教使令如臂指

服膺聖賢典食用如粟米治心如治病格言即藥餌力
學如力田思辨即耘耔泉由九仞深山自一簣起立志
確不移德進何涯涘我有金石言汝勿等閒視豈但書
諸紳戶牖俱粘紙汝能敬聽之汝亦克家子

謝風伯詩（栞按時在十月而東南風盛發十餘日眞東坡所謂送客風也非公之隱德烏能得此）

西風銳於刀北風勁於箭客子向京都風來正迎面我
今此行事頗奇小車轆轆前無帷幸是東南風盛發十
日塵土向前吹風聲如雷輾平地相逢客盡遮氈帔我
坐車中擁破裘日高安穩鼾鼾睡始知乘車等乘船蘆
篷亦似蒲帆懸兩驂一服破塵浪鶩駛竟越驊騮前憶
昨濟州始登陸一夜北風堅水腹又憶東平渡淺河南

風劈水冰生波從茲處處看流水彷彿人行二月裏白溝已過盧溝來掠樹微覺南風迴寒雲浛浛同輕埃欲雪未雪人難猜我望都城惟咫尺但願迴風兆三白人間豐稔待二麥我作此歌謝風伯

蒙 恩充補日講官志喜予於癸亥年以中允署講官尋陞侍讀充補今年夏以侍講署至是又以學士充舊例講官儀式同三品得自繕摺奏謝前後凡四謝 恩矣詞臣以記注一席爲最榮故詞林典故有講官年表

炙硯臨窗趁曉暾忽聽鵲語沸柴門原無學術高時輩虛有聲名動 至尊簪筆最看香案近典衣猶剩敝裘存年中卻被同官羨 講席金華屢拜 恩

暢春園西樓前伏觀 皇上親射恭紀有序 四首

歲在戊辰律中無射金風薦爽白露爲霜月之五日
天子始裘　駕詣　暢春園問　安聽政旣畢迺於大
西門樓前馳道張三侯揮六耦百官序列七萃竝從
上親御唐弓挾夏服發必中的不拂不揚接鏃隨聲應
手如破左右龍驤虎賁羽林期門之旅素稱善射齊貫
蝨等落鵰妙附毛勇沒石者咸目瞠舌撟歎服　聖天
子弧矢之威爲振古所未有也臣不文忝在侍班目睹
神武伏思唐時狩中雙兕苑獲飛雁不過偶然猶且
侈爲詞賦況夫藝事入神功力兼至如我　皇上之超
越前古者乎臣竊倣開元中元武閼前觀射有詩之意
敬撰里言四章仰呈　睿覽

曈曨初日照西山百尺樓開紫翠間　御苑經寒欣草淺秋風講武值農閒虎熊的畫君臣鵠鵷鷺墀分左右班何幸此時叨侍從大弓親睹　至尊彎、騶虞聲節九相當五色雲環　御蓋黃但聽舉旌催破的眞看隨手會穿楊百年禮樂乾坤泰萬國車書日月光　神武祇應崇不殺仰占弧矢直天狼

侍臣如堵竝呼嵩巧力分明不可同容節中和　天子射弛張高下　聖人弓曾聞作賦誇雙兎更說題詞數六熊何似我　皇能百中閒臨矍相教羣工

射能還揮七寶鞭驊騮蹀躞過橋前千峰金碧明流水萬樹丹黃寫遠天豈爲從禽矜羽獵祇緣祭獸應秋田

由來武事關　文德好慶升平億萬年

臣進觀射詩　上即賜俯和臣韻四章神妙得所未有

臣伏讀之餘贊歎不能自已再用前韻以紀其事錄後二首

西山雄秀匹衡嵩十二樓開閬苑同羽騎穿林過月榭

畫橋橫水卧天弓日看漢帝朝長樂人道高陽自有熊

大西樓樓橫亙十數間製極樸素面對西山前帶流水中有月榭　聖祖仁皇帝所建也是日　上詣　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即聽政引見官員於大西樓乃就樓前馳道教射　御製序文甚詳臣捧　奎章

增歎息丹青原自有神工

揮毫如意等揮鞭始信　龍騰萬馬前中使捧來紅映日　御製詩係　宮門看處碧當天自慚拙學叨詞苑頻殊筆行書

有　殊恩賜硯田臣於丁巳及今年俱蒙　賜硯今日親贈　宸藻麗

讀書從此勵年年

五月二十九日　上召試翰詹諸臣于　乾清宮蒙
恩取一等第一引　見于　乾清宮之　弘德殿　擢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紀　恩

詞臣鱗次序　乾清　聖主臨軒特唱名淺學豈能高
翰苑崇班竟與直端明向來最愛冰銜寫此日眞依香
案行拜手　堯階翻嗚咽不知何以荅　恩榮

紀　恩二首

賦比相如定不如卻登　玉軸五雲書武皇縱歎淩雲
筆祗聽旁人誦子虛（竹泉春雨賦蒙　天語褒獎卽寫入　御筆畫卷之後裝潢成軸眞殊恩異數千古未有也）

翥鳳蟠龍　御墨香十年三度拜　恩光從茲茅屋重
題額　賜硯堂爲雙硯堂丁巳癸亥及今三拜　御製石刻及筆墨之賜而丁巳
賜鳳池端硯臣因名書室爲　賜硯堂
榮　君恩也今復蒙　賜龍文大硯
閏七月九日蒙　恩擢禮部侍郎恭紀
門前好語乍飛騰　詔佐春官媿未勝心境尙迷三里
霧頭銜眞寫一條冰倚閶白髮思朝暮插架靑編伴寢
興狂客鑑湖長欲乞可憐　恩重轉難能
余自四月二十九日　圓明園下直歸澄懷園寓舍馬
驚失墜昏迷不省人事者半月及至城中寓舍神氣始
甦然於墜馬始末及諸醫調治之方都無記憶但疾痛
呻吟自疑何以致斯耳秋涼於巾箱中檢得　果親王

皇長子夏閒貽詩如夢初覺因口占次韻記之時八月初九日

和　果親王問訊墜馬詩二首錄一

語燕還尋舊壘棲呼兒丸藥坐廊西不知　賜扇須衣日曾蹶追風逐電蹏墜馬日正蒙　恩賜宮扇葛紗諸物朱邸句中詩有畫綠莎行處路全迷可憐夢覺仍如夢眞類飛鴻踏雪泥

和　皇長子問訊墜馬詩二首錄一

退食晴光爛苑西寧同騎馬滑衝泥如何飛鞚看芳樹不慮當階蹶碧蹏五夜分明聽漏刻一鐙清寂伴禪棲連篇承得珠璣贈往事猶驚宿霧迷

憶夢 余以夢悔橋竟致墜馬秋夜不寐思悔橋至今俗呼落馬橋眞奇事也　按前有夢遊台山詩邱紀夢悔橋事

病裏關山入夢遙秋蟲聲咽月明宵呻吟枕上思初夏曾過仙人落馬橋

丹臺姓字幾人留生長名山未快遊今日赤松應笑倒天教辟穀學留侯

方立亭 卓然 有詩題天然圖書譜用坡公石鼓歌韻詶之

天然圖書落吾手憶從乙亥到丁丑染朱作譜苦無詩松岡嘯伴蒼髯叟當時愛聽海潮音破山忽挾雷霆走千層雨腳罨湖心一縷雲根騰谷口看雲疑是結繩初

得石便同畫卦後寫經猶笑體惟三問事疇能對其九行書斜整雁銜蘆繆篆蜿蜒蟲食柳紛羅錦石小如錢勝佩黃金大於斗觀井頻教帶繫腰求仙可要方懸肘但登羣玉選奇珍譬稼甫田去驕莠問字難逢揚子雲款門先荷劉伯友丙子春劉緝菴少司農以使事來浙事畢屢顧山齋歎賞莛物之奇擬取其半謂較倉史童始孩若論鍾王虎未彀早傳河洛出龜龍不因簡策生蝌蚪有文在手豈人工台背微斑員老耇象形會意任推測爰歷凡將隨指蹶甲鼎辛彝父已敦戊尊丁斝祖庚卣法物前後非幷釋文樂懸下上迷羣腰況持宣鼓有清河親探禹穴摹岣嶁山陰張百斯復始勸爲譜有胡公典故諳相與汪倫情分厚遍遊台岳已年年熟

記韋羌云某某（友人胡卓亭汪雨亭最喜遊山考古篆韋羌山在仙居石壁上有數十篆刻自古無能讀者）印藪流傳得未嘗雲書變化知何有我愁舊病僧掩關人道新歡因脫柤束將經籍飽銀蟫戲其兒曹陳瓦狗點畫縱橫成古今陰陽轉換排奇耦引睡堪斟酒數杯消閒那送詩幾首碑留沒字且能存瑞啟封侯或應掊（多爲朋友取去其存者皆平面無文幸有此譜可作案頭閒玩）朋喜元英遠自來（方以秀水學官撤來提舉書院）詞投黃絹深有取石室藏書富積儲冰甌滌筆捐塵垢壯哉城險效輸攻甚矣吾衰聊壘守誰餐雲母會長生祇牽天然垂不朽臨風讀易待沈思兼山小石皆仁壽

汪上湖前輩有雲石天然圖書歌言松岡名孔家山宜

有此瑞因思物顯乘時　聖代右文超越前古書院兩經　賜額我　皇上南巡駐蹕講堂作詩訓士文明之祥亦山出器車徵應也但儒者恥言符瑞石又纖細書畫復近似依稀未可据以入告謹識斯美次韻奉訓兼示諸生勸之力學耳

大哉洪鈞一氣陶萬形問誰始識文字命以名金鏡兩輪縱橫開五緯光旋珠斗帶玉繩畫前有易詰非妄地上動植滿眼早生成我從鳳山看雲獲文石益歎乾坤之戸長不扃隨手拈來文已聚變化陰陽象風雨似書似畫似煙霞近朱者絢遠者素那用人力苦鐫雕但任山雲自吞吐病夫空腹指眼昏篆隸眞行體徵具塵沙

埋沒幾冬春遇我冥搜豈有數講堂清靜風日和恆呼
好友來編摩序譜既集韓公句次韻復和蘇公歌石雖
星散書尙在魯魚亥豕幸未訛夏簟延涼擁冰雪秋林
下酒映姮娥吁嗟乎陋儒但愛文字非人造今誦君詩
欽至寶鳳山原說孔家山　盛世銜圖來鳳鳥我　皇
如天廣運作君師南巡兩度訓士坐皋比石文瑞應可
作河圖拔多士力學監于茲
按萬松岡元爲報恩禪寺尋圮明宏治閒參政周木
始即廢寺遺址建萬松書院廟奉宋時石刻　至聖
象以孔氏後裔奉祀至今鄉人呼此曰孔家山見本
集書屋西岡石林詩注

辛巳冬詣　闕祝　壽承　果親王招同沈尚書讌集

經畬堂話舊即席示詩次荅

餘生無復事雕蟲濫竊　君恩感激中話別最憐芳草

碧先出年前春草詩十章墨刻題詩親擘宋箋紅杯承湛湛層霄露

筆振泱泱大國風歸去台山對猿鶴時登華頂企高松

皇四子有贈行詩即次韻留別

講帷　天上謁儒林十載來　朝跡再尋御病久思丹

竈藥銷閒慮貯玉壺心驪駒在路還空谷鳳管淩風振

雅音知我有詩如　帝子山中長頌　主恩深

皇五子有贈行詩次韻酬之

壽星晨正蒼龍角月十一　舊侍　經帷手重握言旋台嶺

贈篇多其談 天人最超羣憶從發病奉 恩綸契闊於今十四春安心習靜即大藥煌煌 帝訓當書紳庚午陛辭日面奉 聖訓云汝能不讀書不用心不應酬則病自愈無憂於醫不靈矣夢中時到蓬萊殿詎忘當年曆 特眷無奈煙霞痼疾成明知有命甘貧賤衡門泌水性尤宜晤歌何必借淑姬束書高閣垂簾坐呼兒鑷白勸梳篦今夕得詩眼光眩不寐挑鐙數更箭循環雒誦氣轉豪卓爾不羣真再見幸因嵩祝來 金門躡班寧恥衣敝緼 書齋師友盛碩彥翻媿蕭艾同荃蓀感荷殷勤道醴酒爨開示我詩千首纖虎才高健筆雄才盡江郎能和否 聖代文明光日月鳳采龍章懸象闕 星辰煜爚迴人寰那其寒螢較

變滅臨歧執手整衣裾病久深嗟學業疎腹笥全空如
可寶窺園猶想帶經鋤相期相勖情何已　德邁垓埏
臻上理　慈竒厚福慶無疆世登仁壽　天顏喜我蹤
衰朽慕求仙未讀之書應讀幾每過十載定來　朝訂
約和歌從此起

題嚴陵歸舫送方大蘇臺

錢塘秋老潮兼雨餞輿送客江之滸江水西迴船已去
潮聲拍岸鳴雷鼓此是嚴陵歸棹圖帆懸不用搖雙櫓
煙景迷離何處停直到青溪望衡宇我記方君負舊侶
二十年來京邑聚彥昇好士闢龍門（座主溧陽任大宗伯）書擅遊
鴻文繡虎繡雲如蒸快聯吟才子都忘羈客苦（任師愛士就絲）

雲書屋文會無虛日余以代修一統志久館其家同下榻者胡稚威及君轉眼萍蓬各一方陶奉常稚中張編修雪子掌科柳漁閣學星指胡侍御靜軒萬檢討星鍾鄧太僕遜可孫副憲虛船任太守處泉先後同修志出侯生先作蓉城主臨海侯元經王胡陳子入升沈不可勝數異升沈升沓回翔沈戢羽王晉川少宰今侯補宗丞陳句山奉常今爲少僕而稚威偃蹇猶旅食道代閒方君雖困得鹽官蕭散湖山比丞簿君以鹽大使爲運使庫官得湖山雅興我病辭朝樂鄉土惟君與我過從數如何惜墨懶應官勿願逍遙氏倉庾卓亭昔歲早知幾寫照爲君占解組此畫係丙子春胡卓亭來杭時戲筆方君方君吾獨取子舍從容養嚴父文翰年伯今年八十有六天倫至樂在庭闈勝望白雲愁陟岵人間情態幻煙嵐無定陰晴曾熟睹況有山標物外亭桂樹團團香滿塢君家介弟名第五立亭晨夕松

岡苑石譜爲道村居跨武林山鳥自歌花自舞題圖遂
寄送行詩掀髯一笑閒揮麈

丙戌暮春和趙石函教授寄懷有引 四首錄二

余自乙亥館萬松岡至上秋始得辭歸十一年中生徒
文會趙爲監院最久詩筆書法皆非餘子所及與余甚
相得也

講學應思惜寸陰松岡回首發長吟十年西府春風煖
三度南巡瑞日臨秀萃湖山占地勝章懸雲漢見 天
心自慚多病全無益虛說朋來慶盍簪 丁丑及壬午乙酉恭逢 聖駕
幸書院俱蒙 御製詩 命臣偕諸生和韻又 御書
數聯懸挂講堂 御 訓諭士子趙皆爲監院勸於董率
早從覺鳥驗行藏 趙以名進士作令中州政拙催科改杭府教授 清對吳山授

業忙苜蓿盤供湖舫醉芙蓉鏡寫石經香宋高宗御書石經在府學泮池紅白蓮特勝他處　謫仙詎止詩千首曼倩偏矜粟一囊最是寄懷堪憶處新松因雪倍添長趙富文學而居處極貧興趣灑然來詩首言壬午年於書院前嶺補植萬松今稍成林

台學統卷八十三

台學統卷八十四

黃巖王棻纂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三十一

縣令秦沐雲先生錫淯 子行涑 侯嘉繙

光緒台州府志文苑傳秦錫淯字郎瞿號沐雲臨海人父珽字璧仲康熙歲貢篤志力學精於理數學者稱赤山先生晚選雲和教諭爲諸生講解文風一變卒之日弟子皆爲制喪服著有白雲樓詩集錫淯於書無不窺涉爲詩文風發泉湧與齊召南侯嘉繙齊名一時有三傑之目嘉繙又娶錫淯女兄及丞江寧錫淯訪之過謁

明孝陵賦七言古詩二百韻秦淮山水題詠殆徧泰大士聞其名來見事以兄禮迭相唱和于敏中視學浙江取爲優貢生乾隆十八年中順天副榜明年考補鑲黃旗官學教習二十一年領順天鄉薦以教習期滿選平山知縣調瑞金地瘠民頑艱於得鹽價昂倍他處商或不能給輒聚索叫罵又歲稍歉百十爲羣向富人强糴或夜搶掠而瑞林塞尤羣刁窩聚所官不能治錫滀下車適遇其事即集縣民反覆戒諭爲設法立廠按日計戶分支食鹽民用無缺商亦便之捕瑞林塞渠魁數人重懲之餘立解散地方以靖時江右吏治尚擊斷錫滀欲以德漸化導同官迂之錫滀不改自題署壁云豈必

盡如人意但求無媿我心上官聞之不悅未朞被劾降調歸家貧甚破樓風雨有人所不堪者顧性耽著述未嘗以是稍動心又與張廷俊諸人結霞山吟社甚自得也乾隆五十一年卒年七十七錫滈事母孝與兄弟相友愛前後在京師十餘年公卿爭倒屣迎秦蕙田鄭虎文各延至其家然介介自守不肯以事干又不以財爲意所得餽贈隨手散去以是終貧困略無怨悔喜成就後進經其指授都掇巍科去秦大士嘗贈句云從游弟子尊經笥行世文章重選樓經笥錫滈所居堂名也著有賡颺錄賦四十餘篇江南集五卷臨海縣志稾十二卷衍極圖四卷衍極圖本其父珽之稾而錫滈補成之

發明陰陽變合之理於萬事萬物一一求其所以然乾
隆四十五年進入　四庫館又試帖箋林八卷已梓行
子雄聲字鶴疇初名行涑乾隆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
南巡行涑年十三隨父迎　鑾進詩賦同試　行在所
賞荷包綵段以恩貢生終次行汾字印通國子監生
亦能詩

光緒青田縣志流寓泰錫湣字沐雲臨海舉人學行淵
懿詩文負盛名嘗主講邑之正誼書院及油竹郝朱氏
塾歷三五年朱陳子弟及他知名士多出其門皆以文
行爲時推重其說毛詩令弟子採野草一束置坐隅講
畢取以示衆以詩語證之曰此爲某草此爲某草其博

物如此嘗與及門朱廉朱廩陳學濬朱元標阮步雲及
子行涑行汾遊石門觀瀑布以聿登青梯望遊天門爲
韻各賦七律一首藝林傳誦焉
故文林郎江西瑞金知縣秦先生墓誌銘太平戚學標鶴泉文鈔
臨海後街秦氏巨族也明季有大魁天下仕至大宗伯
者其他由科第官侍御官方伯下至爲州縣爲學博者
葢不可勝計今江西瑞金知縣已故秦先生以文章顯
聞於世亦後街派也曾祖諫明舉人蘭谿教諭陞知南
昌縣祖颺父珽字璧仲　本朝康熙歲貢選雲和訓導
學者稱赤山先生娶某氏生三子先卒側室周氏生先
生諱錫湆字郎瞿號沐雲生時有貴徵過歲患痰疾幾

不救醫用艾灼喉閒始甦年十五從之雲和任訓導卒於官偕二兄扶櫬歸失足墮蒼溪水中流數里不死蓋神相之也訓導故寒瓉無長物先生又庶出予受產益薄磽田三畝矮屋數椽而已顧銳意讀書不以貧介介嘗戲拍其腹語同社曰吾家貧甚此中頗不貧也年十入遊邑庠未幾受知督學帥公爲廩膳生慨然思出交當世士遂稟母孺人之杭州肄業萬松嶺一時名輩如錢塘袁子才海鹽朱玉階桐鄉蔡封青田韓湘巖皆重先生才亂交先生然袁朱輩不久捷去而先生試輒落會姊壻侯夷門調江寧丞乃買舟至白下過謁明孝陵賦七言古二百韻秦淮山水題咏殆徧侯奇才也有所

知蔡鑑泉者亦名士聞先生名來見詢譜牒知先同出
閩中遂約爲兄弟日夕會侯署三人迭唱和或效石鼎
鬭雞聯句雖風雨不間也不數年鑑泉登進士　殿試
第一人而先生試又輒落先是督學長洲彭司馬欲舉
先生優貢聞先生客金陵不果舉庚午金沙于公繼至
正試外再試古學皆冠場喜曰今日吾門得一淮海矣
是秋先生與成均選辛未　皇上南巡浙江先生挈長
子行涑迎　鑾進詩賦同應　行宮試行涑裁年十三
耳試時隨　駕王大臣爭物色行涑而行涑方執筆搆
思儼然坐不動王大臣頗銜行涑年少未知禮以故試
不入選但　恩賞綵緞荷包而先生亦報罷次年攜行

涑北上歷山東河南至都寓中表陳見山家見山名彬本侯姓夷門從子也居一年聞仲兄訃先生念母孺人切遣行涑從路太史談歸台侍養而身獨留京癸酉應順天試中副車甲戌春考補鑲黃旗官學教習丙子始魁北闈時同宗如鑑泉修撰勇鈞百里二太史俱已駿駿升侍從典鄉試而先生以高才留滯京邸五六年僅一登賢書又一年始以教習期滿引 見授知縣職歸遭母孺人喪哀過而病病愈服闋入都選平山縣奉旨調江西瑞金歲之甲申也瑞金故隸贛州府今改甯都州屬地險民頑艱於得鹽價昂倍他處商或不能給輒聚索叫囂甚以石抨擊商門又歲稍歉百十爲羣向

富人强糴或夜搶掠而瑞林塞者尤羣刁寄聚所官猝不能治先生下車適遇其事卽傳邑人反覆戒諭爲設法立廠按日計戶分支食鹽民用無缺而商亦便之偵知瑞林塞渠魁數人捕得重懲之餘黨解散飢民不致藉端生事地方以靖時江右吏治尚擊斷先生以俗積獷悍驟繩之法所傷必多欲以德漸化導同官皆笑先生迂儒卒不改自題署壁曰豈必盡如人意但求無媿我心上官聞之頗不喜莅事甫九月而名掛彈章部議降調矣先生既謝職貧不能行瑞金百姓貲先生以行餞送有泣下者家居無事又嘗一至京諸貴人爲先生謀熱河接　駕當邀　恩開復先生不樂仕附韓湘巖

太守舟竟歸而家益困丙戌配朱孺人卒丙子營葬後
郎館穀他處先生每獨居破樓蕭然風雨中見者不知
爲故官人也顧先生雖貧老中有以自得更與里中故
交張司馬雨村暨蔣莎九周嘉謨諸耆老聯霞山吟社
一日笑曰余少處窶讀書求仕辛苦數十年瓶中無斗
粟紙裹中無一錢依然一窮措大可謂不失故我哉丙
午三月初七日辰時考終生於康熙庚寅正月廿九日
酉時年七十有七先生讀書目以寸計嘗病俗學支離
不究本原且株守兎園冊子爲三年一試計自舉子業
外一切經史百氏都庋高閣故其爲學精研天人深窺
窔奧而旁搜遠紹不主一家更以餘力從事聲偶賦好

兩京三都詩則上胎風騷下孕韓李而兼出入於劉白諸家至於內景參同陰陽醫卜諸書無不窮涉其爲詩文如畫家伸紙臥筆惹惹而取風發泉湧目不暇瞬初視若不經意泊乎篇成超詣精絕皆字槌句鍊可千金懸之國門而莫敢易故所在有聲公卿大人倒屣而迎或如秦大司寇蕙田鄭太史虎文延主其家先生雖數受當路知介介自守從不肯以事干又不以財爲意有所餽贈及潤筆貲隨手散去以是終貧困喜成就後進教學高下視其材門下用科第顯者如宗室覲長廣副都御史奚寶官學士子順德大理寺卿赤公子三成員外郎琦公子興德而三成即與先生同鄉榜外有鄭太

史子思雍錢塘朱學濂天台陳兆熊陳錫洛同邑王魁陳文烜王殿金其以選拔仕有定邊令韓修鳳廉州判陳啟元學諭朱廪卽不才如鏢亦於黃邑之江田親承講畫者鑑泉修撰嘗贈句云從遊弟子尊經笥行世文章重選樓經笥先生堂名亦修撰所額也所著有賡颺錄賦四十餘篇江南集五卷臨海縣志稾十二卷衍極圖四卷其衍極圖明太極五行之理多儒先未發者庚子歲嘗進呈　御覽收付四庫館又爲試帖箋林八卷已梓行餘稾藏於家先生聲名在天下著述傳後世啟迪之功在學者涖官雖未久而德澤之及百姓者瑞金人至今猶不忘所不及人者仕未大顯家甚貧窭而謂

此足爲先生輕重也哉先生事母孝兄弟甚友愛長兄錫輅三兄錫順皆早死乏嗣力經紀其喪爲置後配朱玉振公女有賢行先生客遊得上奉甘旨下撫兒女至成立者多其力二子長郎行淶改名雄聲恩貢生次太學生行汾出繼長兄後女一清修不嫁行淶娶李孝廉亘璧女生子三瑞興府學生瑞發瑞迎俱業儒女孫六長適仙居王坦麟次適洋渡盧氏行汾娶庠生盧淇鈞女子女亦數人此先生家世大畧也始吾台有三傑之目三傑者一齊息園少宗伯一侯縣丞夷門一先生也同鄉才行相埒又同出楊公皋里門宗伯由大科躋卿貳名滿海內其歿也杭太史堇浦志其墓而銘之矣縣

丞有大才而無貴仕冤抑以死得袁大令子才爲表阡身後之名亦足乎揚獨先生死數年隊道之石猶虛而行涑書來乃以屬標曰先妣葬城南之甜瓜橋有年矣今先君殁亦有年將以月日啟兆而合葬焉顧念先君平生爲人不可使泯沒於後願吾子一言爲泉壤榮標媿不文而門下誼不敢辭乃悚然承命爲文付行涑鑱石藏諸墓銘曰

三台之精化爲文星曰齊與侯又蔡先生退之爲雲東野爲龍上下四方起相追從如驂之靳如鼎有足騰茂蜚英鬬於南北或飛傳天或棲而卑是有命在誰雄誰雌人之求仕謂可免貧既仕仍貧乃不失眞嗚呼先生

位不副德銘以著之不朽匪石
三台詩錄秦錫淳字執戣號沐雲臨海人由優貢生中
乾隆癸酉北闈副車丙子再登正榜補八旗教習選平
山知縣引　見調寧都州之瑞金以古道忤上官未朞
罷歸家貧甚破樓風雨有人所不堪者先生耽著述未
嘗以是稍動心也　先生少與侯縣丞彝門齊名且婣
也彝門官金陵先生往遊過謁明孝陵賦七言古二百
韻一時傳誦名士爭投縞紵前後在京師十餘年公卿
大人倒屣而迎門下士經先生指授者都掇巍科去秦
學士磵泉嘗贈句云從游弟子尊經笥行世文章重選
樓經笥先生堂名亦學士所額也生平著述有賡颺錄

賦四十餘篇江南集五卷唯衍極圖四卷本父赤山先生之稾而補成者於庚子歲已進呈　御覽收付四庫館謄刊頒行

按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存目演極圖說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是未嘗收入四庫謄刊頒行也

雜紀

台郡識小泰沐雲錫湆令瑞金以方枘不合於時未期月即挂彈章所居在白雲山下百花橋側四壁蕭然舊有白雲樓額即先生父訓導瑕著衍極圖說處嗣君鶴疇明經雄聲原名行洓年十四從先生獻賦武林相傳傅文忠公憐其慧置膝授果餌焉今則白首明經書冊

付實人殆盡孰知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哉

遺書

衍極圖說四卷寫本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右　國朝知縣臨海秦錫涫撰明太極陰陽五行之旨爲二十五圖各系以說子部儒家類

四庫全書總目　國朝秦錫涫撰錫涫字沐雲臨海人是書推演周子太極之說第一卷爲機極圖衍極圖發明太極初生陰陽之旨卷二爲六陽六陰十二節氣卷三論天象卷四論地理而終以潮候亦各爲圖論發明陰陽變合之理於萬事萬物一一求其所以然大抵皆以意見推測也子部術數類存目

臨海縣志稾十二卷

江南集五卷

賡颺錄賦四十餘篇

試帖箋林八卷 刊本

遺詩見台山懷舊集三台詩錄及附見侯夷門集凡三十六首今錄九

有懷弟劒泉二首 劒泉秦大士別號

昔年遊金陵曠望登高臺盤山鬱四正大江向東來吾家有淮海卓犖驚天才朝夕聚松廳笑語傾酒杯詩聲戛金石懷抱冰雪開良友四五人揮翰盡鄒枚荆館味芝蘭尤深陳與雷歲序秋復盡遊子歸天台寒林悵送別雁影雙徘徊

三載滯台州人事感非昨夷門逝溧陽音信憑誰託吾甥過江南寄語寫離索每思木末亭攜手登高閣是時黃菊開繞籬香吐萼霜林棲晚照隨風散幽壑愛此欲題詩興盡未有作而今隔兩地局處傷寂寞羨君始鵬飛雲天竺寥廓

題張雨邨修竹吾廬圖

昔年返杭州與君行剡曲路入萬山閒步步愜遐矚是時夏正初幽篁長角犢細粉坼輕苞柔筠染新綠多君逸興飛放歌滿山谷近自燕遊歸歲月感局促思人千里外彈指十年速每念斑竹嶺惜未圖尺幅忽得覽君圖曠矣鄙心目此君自與君相契在幽獨竹風四面來

握卷披襟讀兀坐觀古今何異北窗北郎景證嚴時得毋有成竹君聞起而笑命予斑管揚洗硯急揮毫頓覺前塵觸

題陳訥齋畫石門山圖寄韓湘巖明府

吾聞道家所書洞天三十六石門之洞號元鶴奇峰倒插雙劍開飛瀑高懸萬珠落憶自榛莽闢當年謝公振策登其巔企予就之渺未及每思攬勝興悠然何期鐸驅忽來此山亦隨人向燕市夜聽秋壑響寒泉朝見蒼松滴露水眞宰盤結靈氣飛我欲因之拾翠微君有故家好山水能不躡足登雲梯君言愛此向有人湘巖與我居作鄰昔年讀書茲山畔山花山鳥時相親聊裁尺

幅遠爲贈琴堂風月滌襟塵予念昔者鄭華中子山有圖千里萬里不使忘故都羨君意興遥相埒壁上雲煙無日無我家洞天名蕊竹香鑪縹緲諸峰簇桃源深處白雲生與子分奇爭勝局惜未能畫題以詩寄語湘巖爲予和一曲

題張雨村五桂圖

問誰寄隱棲小山坐吟桂樹幽且閒磬阿一曲枝發秀意思出手雲中攀我昔訪君入天竺夜半落子龍宮宿飛鷲峰外覓寶玉秋興懷人感空谷君曾訪我渡石橋舉杯承露偃翁招宛然廬山遇吳猛科頭箕坐風蕭蕭桂兮桂兮眞異種盤根託月照萬古降下人間香色奇

寶光靈鵲羣飛聚平泉莊裏花殊品太液池頭榦連理
君獨趺坐向深林恰擬鄴林一居士顧予年已邁君亦
始就衰風霜歷盡共徘徊説丹䔲悲者拙能無生意
興後來喜爾堂前森五桂點圖訪得燕山趣勸此畫卷
好珍藏穪比王家之玉樹

瑞金雜詠 錄二

地盡東南奥軍門險設梯列屛排虎崠音棟環帶遶龍溪
贛接芒花北汀分黃竹西向來形勢地守土貴參稽

龍霧朝含雨神仙跡已遥池閒雙女奕亭遇一翁樵月
影林閒墜風聲竹外飄猶疑乘鶴下隔嶺聽吹簫

題觀海樓

信有蓬瀛紀十洲登臨一望海天秋日南萬里空無岸越北千山盡此樓潮落平沙看舉網帆移隔樹見行舟檢書坐愛層樓上滿架琳瑯似鄴侯

遊石門洞

洞壑疑翻地軸走雷霆清秋客喜探元窟白晝僧閒或作聞非誦貝經曆有同懷三五輩登梯躡萬峰青

按此詩即青田志所謂遊石門觀瀑布八人分韻所作

遺文

重建來鶴亭記

委羽洞天之界舊有來鶴亭年久傾圮乾隆丁丑周斡
管君因其祖節推公墓在洞上而爲之重建也節推公
歴任有治聲迨家居葛巾野服怡情泉石偶登茲山坐
而少憩顧瞻徘徊情不能舍因訪得售主喜而告人曰
山靈於我有宿緣焉遂成空明唱和詩若干首內云偶
尋委羽空明地近在壕頭咫尺間即今藏魄處也嗟節
推乎其殆仙乎邑侯斡齋劉公莅黃五載原茲山爲道
書所稱大有空明第二洞天迺恢復名勝以壯大觀閱
洞宜置一亭因語管君曰爾祖墓在此爾盍肩其事以
助洞天之勝弁爲爾祖光管君唯唯亭成後副總戎陳
公來遊仍顏之曰來鶴衆異焉以爲特指奉林墮羽於

節推公無與焉余曰不然墮羽者鶴去也今曰來鶴其當爲華表柱乎夫仙非一仙鶴非一鶴奉林之鶴由此而去安知節推之鶴不從此而來鶴去者人而仙也鶴來者仙而人也人而仙者子喬乘鶴之謂也仙而人者令威化鶴之謂也於此而推又焉知緱山之鶴後有來自緱山者遂可專指爲子喬之鶴乎遼海之鶴後有來自遼海者遂可專指爲令威之鶴乎夫緱山遼海千古以來猶是也向何疑於奉林何疑於節推哉噫節推乎其殆仙乎管君季弟從予遊偶與其探委羽登亭而望幽邃窈窕萬境瑩徹宛如赤壁江上遥見有飛鶴從空而下恍惚間孰辨其爲鶴爲道士耶嗟乎我知之矣節

推公嘗爲奉林之後身鶴其偕來矣乎及歸屬予而爲之記

按來鶴亭本元末劉仁本德玄建久圮 國朝乾隆丁丑諸生管紹輿周幹重建以九世祖節推公墓在委羽洞上故也節推名藍字茂玉號養虛明成化丁酉舉人戊戌會試乙榜山訓導擢吉安府推官署吉安府知府致仕歸祀鄉賢祠

縣丞侯夷門先生嘉繙 附

光緒台州府志文苑傳侯嘉繙字元經號夷門臨海人祖干城字君椽明季授都督監紀師潰殉難父種玉諸生嘉繙少有異才學使帥念祖奇其文以爲樊宗師劉

蜺一流人選充雍正十三年拔貢薦應鴻博科總督程元章以其書法潦草置之出為上元主簿丁憂服闋補金山丞調署江寧丞所至有聲金山有私鹽拒捕事前令緝其人不獲因其同里七十餘人索賄數百金民怨甚嘉繙廉得其實盡釋諸囚上官重其才不甚責以吏事晏撫軍任宗伯皆欲薦之鎮江知府黃永年聘閱試卷一夕暴卒年五十二嘉繙詩文迅疾揮霍睥睨瞬息百變每褰袖潑墨數十人環而擁之嘉繙十指雨下字跡橫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初建業敷文書院為掌教楊繩武所器謂浙中人才嘉繙第一沈隆次之以貢集京師與山陰胡天游齊

名袁枚稱平生所見敏於詩者四人張鵬翀周長發金兆燕及嘉縉齊召南謂詞科之役浙爲天下最舉而未售者二人萬光泰周大樞宜舉而未舉者一人侯嘉縉嘉縉與大樞名相埒時稱兩元以嘉縉字元經大樞字元木也嘗運餉入都庫吏需索不即與回撽時梁詩正爲戶部侍郎見嘉縉名顧謂司曹曰某尚書祭文諸公謙讓不作盍屬之乃延至後堂授筆札不移晷成駢儷文極壯麗筦庫者已抽批文候矣在白下才名傾一時日遊佳山水與諸名士縱酒賦詩高才生執業就正者塡門沈德潛稱其詩慷慨勃窣有古作者風而其情之芊緜溫麗則九歌九辯之遺也所著集甚富並散佚道

光中郭協寅輯為夷門詩鈔十四卷詞一卷雜文一卷兒嘉纁字元白嘉縉字元素皆諸生子宗嵋字眉山廩生嘉纁子宗峴字見山後改姓名曰陳彬由宛平籍登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歷官宗人府主事

侯夷門墓誌銘　錢塘袁枚子才撰　小倉山房文集

予自流移知江寧客賀曰江寧有侯丞槃槃大才佐公公必喜問其名故予狎也予壬子鄉試見有野而古者危冠高履口傒音目睒睒斜視如深山怪松磥砢自異識者曰此天台侯嘉繙也予竊已奇之與訂交廓落無町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於筆染終為紙盡揮霍睥睨瞬息百變每裹袖潑墨數十人環而

擁之丞抽思乙乙十指兩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又如成相佹詩窮劫野曲可解不解而佹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師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爲主簿調江寧丞曹進曹退旣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塔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爲餘言書其頂箕坐大呶䆁外風雨驟至電光燭其手益奮筆不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白戴頂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爲鬼神異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皆亂酒旣醒雷雨亦息觀其詩奇字奧句不能讀也舉其白重千二百斤運餉至京以已所坐輿輦其妻秦氏已策驢從之妻兒乳旅店丞徒步長吟數

里判事喝答數輒睨抱牘吏決當否曰是也丞大喜號於眾曰何如鎮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年五十二其子某至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銘於余余既奇君之才而尤奇君之死乃亦為奇語遣抱磨者陷其石以質君

銘曰文星熾熾龍齧其系拗怒墜地無所吐氣以儒為戲嶔崎如是執不律如執鬼中可以極無極窮無窮而卒不聲於崖公一笑去冷然風留委蛻受機封

三台詩錄侯嘉繙字元經號彝門臨海人才思敏捷頃刻千言楊皋里先生評浙中人才彝門第一沈隧次之嘗再與鴻博學使者江右帥公奇其文以為樊紹述劉

復愚後一人中丞某以其書法潦草置之由拔貢生考職得縣丞署江南上元簿丁憂服闋補金山丞調署江寧巡捕廳上官重其才不甚責以吏事鎮江守黃招至署閱卷一夕暴卒平日所著唯魚山存本已梓行其人倚樓集半船集並散佚

齊召南周元木詩稾序往者詞科之役吾浙才士最天下舉而未離者二人萬孝廉循初周徵士元木其宜舉而未舉者一人侯夷門元經孝廉居浙西與元木名相均交相善而在浙東持千鈞之弩策千里之駕爭先並至以與元木分左右幟者惟夷門焉吾嶺銖分錙審之略無所軒輊常試呼之爲兩元兩元元之才侯縱而能肆

周鋭而善入侯勁且剽周沈以騖侯隨處置營陣周嚴法勒部伍東西兩衞尉均之乎名將也

雜紀

袁枚隨園詩話余生平所見敏於詩者四人一爲張南華鵬翀一爲周蘭坡長發一爲侯夷門嘉繙一爲金進士兆燕俱可以擊鉢聲終萬言倚馬乙丑宰江寧侯爲貳尹招之小飲侯卽席賦詩有龍蟠虎踞江山助璧合珠聯文字交之句　凡神廟對聯難其用成語而有味或造倉頡廟求扁侯夷門提筆書始制文字四字人人叫絕

阮葵生茶餘客話台州侯元經詞賦敏贍困場屋年五

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庫吏需索不卽予批迴時梁文莊詩正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某尙書祭文諸公謙讓不作盡屬之乃傳至後堂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文極壯麗司官進曰諸司晋尙需一首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盡夷門之才而一時堂上堂下稱訝不已筦庫者已抽批文侯矣鎭江守黃永年試童子邀侯閱卷一夕持燭入廁不出家人怪之啟戶則已死廁中

宋世犖台郡識小夷門五經並試七薦不售適開制科學使帥蘭皋念祖許爲樊宗師劉蛻後一人薦之程中丞元章程以書法欠整抑之其實侯作字極風趣但少

敬耳乙卯以拔貢入都館國學士杜家爲學士取古文名句分類排纂名集翠裘後學士登第每謂取攜不盡云　夷門居郡東隔溪有山如魚崖石砂如魚子顏次雷大令肇維爲題魚山講堂字中爲飛鶴樓故夷門詩文稱魚山定本後改名吾山作詩記之見半船集

附錄

台郡識小內父陳書城先生文烜言夷門殁後台有降乩者書一絕云偶隨鼠侶到天台又落塵沙劫一回綺語刪除終未了何人知是老僧來自署我乃夷門狂客是也前生爲赤城僧修持五十年幾成正果因秉性過嚴守律過苦曾撻斃一沙彌合受其報遂託生侯氏昨

死鎮江署中乃黠奴陰擠入廁奴卽沙彌後身宿冤了矣奈此僧前身實先朝名宿重負才名而構思遲鈍乃誓來生爲敏捷才子不求高位故修鍊一回得償此志又以才高祿薄享用不稱恐不免又落輪迴可歎也衆問名宿爲誰書曰明太僕卿邢子愿人按子愿名侗臨邑人明史附董其昌傳

按唐有李赤自負能詩竊比太白故名赤而字大赤然爲廁鬼所祟卒死廁中而柳子厚爲之傳今元經以戰國侯生自比故號夷門才名傾動一時其後亦死于廁蓋李赤一流人也至降乩之說誠屬荒唐然足以雪廁死之恥故附錄之

贈挽詩

贈國子監丞侯彝門　鄭燮　板橋集

讀書數萬卷胸中無適主便如暴富兒頗爲用錢苦大哉侯生詩直達其肺腑不爲古所累氣與意相輔灑灑如貫珠漸漸入規矩當今文士場如公那可睹家住浙東頭山坳水之滸雁峰天上排天根海底柱樹密龍氣深雲霾石情怒安得從君游歗歌入天姥龍湫萬丈懸坐對濯靈府我詩無部曲瀰漫列卒伍轉鬬屢蹶傷猶思暴猛虎家非山水鄉半生厄鹽鹵頑石亂木根悉君施巨斧

侯夷門卸江寧貳尹行且就去　錢塘袁枚　小倉山房集

石城把手證前因一障乘邊又怨春才子官卑原寫意

酒徒緣少更傷神文章各領江山氣鸞鳳同爲飄泊身

此去旗亭休緩唱天留清雪等詩人

哭侯夷門四首　錄二　袁枚

天心最仁厚往往薄騷人不朽千年筆難延一命身題

襟追弱冠攬轡共江濱高詠招魂些英華秋復春

凶問三秋到歌章滿壁殘典刑還自在風調向誰看壯

歲死生速奇才科第難高山流水曲寂寞九泉彈

故人侯夷門死後兩月余游古山庵見壁上題句瀨水

陳秀才和之以侯遷官溧陽爲戚谿俱在夷門未死時

也噫秀才以聚散與悲而余以死生誌恨其情當何如

也　袁枚

惆悵茆庵隔歲游蕭蕭雲物認清幽山中題壁人何在
江上孤桐樹又秋方擬故園尋宿草不期此處卽西州
浮生落葉年年恨爽月無情獨下樓

哭侯夷門　四首錄三　秦大士　磵泉集

客傳京口寄書來無際愁雲望不開妻子半船歸海上
夷門在金陵有半船妻子半船書圖遺書千帙付蒿萊龍蛇定有生前夢
宇宙誰爲曠代才與悵人天今異路新詩已是滿泉臺
梅花觴詠共登樓夷門嘗大集名流於丞廨賦詩頻送斑騅作壯遊痛
飲狂泉淮北路名高記室海東頭夷門嘗應山左晏撫軍之招暮雲
一別成黃鶴塵世多年更亦虬惆悵師門煙雨散那堪

展卷憶羅浮

才大由來待用難幾回蔽眼髮抓殘上公有意虛前席晏無箄任宗伯皆欲薦之天帝何幸降玉棺若使九泉眞及第勝教五斗戀微官重吟詩古人高句敍莫哭銷沉點寒

遺詩

天台山房即景

一峰秀春姿日夕吐煙霧長溪繞其前倒影峰頭樹我愛山水佳且向此中住二月天風寒空濛山欲雨嚶嚶雙黄鳥飛入煙深處無數打魚船沿溪下東去

小鹽山

訪妾城東陰醉郎手中卮終夕不及亂禮義以自持酉

鄰有姹女閒坐說郎癡郎心如明月照及天下私妾心如明鏡祇照髮與眉羣花解笑妾薄命令人不識古別離出亦長相思入亦長相思

得同年王玉生書

天寒江上無飛鳥雪色窺簾鬱懷抱有筆兼有書攢眉又苦薪米少年前與子長安住車馬紛紛客來去君拜昌黎國子師我領賈島長江尉別離惆悵眞可憐薊門落月生烟樹今年偶爾各還家巾山一路曲如蛇縈紆繞出天寧寺佛香手拂籠煙霞人生歲月輕弄丸虛聲墮落窮一官金山地面亦臨海青青島嶼蛟龍蟠魚蝦上擔無錢買不信曠達今寒酸得君書告君友且留小

住薄治酒只愁歲晚未能歸春在江梅與溪柳

清明後一日初就東山先生寓齋述懷

梨花寒食煙如織日落錢唐江一碧錦帆斜送出黃河

初寓孫延尉行館孫方總理河務

席帽寬裘吾獨立生平不肯浪依人

感君殷勤埽素壁篆愁爲我手親除放意直入芝蘭室

尊前先覓三章法坐對將軍只長揖籌鐙歷落話古人

貧交有味甜於蜜

聽夏山人彈琴

荒齋落日陰埽榻坐鳴琴之子晚古調時人無此音松

風迴雪澗鳥語度煙林吾意瀟湘曲悠然生隱心

同張石帆登巾子峰

高樹涼生岸幘遊一巷側山倚峰頭蔓蘿徑裏人初到花雨壇前翠欲流雙塔影搖沙鳥日三津潮落海門秋閒從竹塢尋僧話羃歷炊煙看晚收

教諭施穆亭先生際清

王棻施穆亭先生小傳余讀紫霞閣言甚奇其文章而顧不悉作者之名族心儀其人未嘗忘也屠維協洽之歲天台李朝梧西垣兩先生主講吾黃就訊其人兩先生告余曰此吾太夫子施先生際清字緝熙之所著也先生立身清正性和而嚴少失怙事母至孝讀書智識過人齊息園少宗伯見之曰我當讓其聰明乾隆辛卯登賢書公車北上族人以其貧也議舉祀田息租贐之

先生謝不取鬻其產以給貧斧下第旋里道出太湖遇
盜焉同舟杭大宗陳星齋諸公俱走匿艙下先生軀幹
魁梧獨坐船尾手書一卷茶一盂且啜且讀不為動盜
眾二三十人皆已登船相視不敢發已而盜魁至瞪目
良久率羣盜環揖而去先生坐自若微哂而已有水手
橫甚大宗諸人欲鞭之先生獨曰此人神不守舍行尸
走肉不足校也是夕其人忽失足溺水死由是同人咸
服其膽識選授樂清教諭遇 覃恩貤贈父母喜曰先
考妣得此亦稍慰矣即謝病歸鄉人失火門人麇至將
庀其器具而遷之先生方肅衣冠登樓焚香祇謁祖先
遜請木主而下凡登下者十餘次而煙燄已入室矣門

人環侍變色俄而返風滅火室竟獲全常講學赤城山麓以地近先冢得時展拜也精天文算法不吝指授故前輩尙有得其麤淺者至於講授經書尤淹通的當皆口講指畫未嘗伸佔畢也嘗爲其甥解木元虛海賦每句或舉至十餘說皆李善五臣注所未有其淵博如此有門人浪遊爲先生所覺乃閉戸長跪以自罰門人懼泥首請罪設誓乃已爲古文援筆立就有請作傳誌者卽令坐待疾書與之大都敘次清醒斑駁古雅而一縷清氣了不可及然晚年概從刪弃獨紫霞開言六十篇授其門人梓行於世其文規橅莊子大抵皆寓言也先生既歿諸老成人議爲呈請崇祀鄉賢以費鉅中止其

行實載於家傳者甚詳此特得諸傳述者耳兩先生之言如此由是觀之先生其殆今之眞儒歟賈生有言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先生所居曰集鸞巷鳳鳥蓋兩至焉非其道德之輝足感靈禽耶常讀書紫霞洞故號紫霞山人閒喜釣魚著鄙人傳以自見文具閒言中

鄙人傳 紫霞閒言下

紫霞之洞有人焉褦褦襶襶衆笑而鄙之遂自號也喜釣魚又甚拙終日不獲而弗厭也在水一方而弗遷也蹲乎苔磯睇乎清波往往爲魚所欺竊其餌而弗知也時有蠢鱗巨口怒脣吶鉤以去直其緡抑其手乃牽取

之然而幾幾乎將登而復墜者十常八九也故魚亦與之狎躍波鼓腮喁喁然往來流示見巧於其前啗之不覶汨之俱下出之則餌已脫焉鄙人殊無何也然且朝而往暮而歸終日腰簮手竿以與魚從事人嘲之荅云此非人力所能爲也

論曰釣鄙事也古未有專門者詹何任公徒虛語耳魯論稱子釣而不綱孔子大聖多能必精其術顧其設餌試竿之妙學者不得而傳後世雖有巧者然皆私意探取不得魚之性情故百工技藝皆有名家而釣獨無有鄙人釣旣拙不乞巧於人人告之亦不信謂其無師傳云

南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遺書

紫霞閒言二卷 共六十篇三萬六千字嘉慶乙丑刊行 知縣李岱序門人魯又愚跋

紫霞閒言目次小引

無德而有言思盜名沒世不有文字之禍必徵門祚之徵以鬼神之不可欺也閒言無關體要又多拾舊聞非已創獲名不足盜鬼且笑焉聊以娛老故載之

紫霞閒言序 李岱

余兩度宰天台後先凡七閱歲天台古以山傳山之勝離奇變幻不可具狀每游一山竊歎生其閒者必有好古嗜奇之士成一家言以與名山垂不朽前宗伯齊息園先生其最著也歲乙丑因公至鄉宿王生瑞庭別業

生出其師施穆亭紫霞閒言一卷已與同門糾資付梓
請序於余且爲余言吾師已往其生平肆力於古行亦
稱之紫霞洞即其讀書處也故號紫霞山人鄉薦之年
讀書桃源菴一日偕同人至雙髻峰下仰見半壁一洞
五采斑斕迥非人世指示同人皆莫之見余曰此葢穆
亭好古嗜奇感應山靈匪獨科名之兆已也余披閱其
閒言上下卷似無關體要而小中見大至理存焉如讀
一部南華課虛扣寂皆蒙莊之寓言是皆由穆亭居赤
城紫霞之地致窮幽探遠之功故其發爲文章超然絕
俗險語奇思可補搜神博物之所未備則其自謂爲閒
言也可即謂之寓言也亦可嗟乎穆亭往矣生平著作

類多刪而不存其存者閒言六十篇得門下士梓而行之讀此卷者賞其無奇不搜自我作古亦不敢僅以閒言目之行見紫霞洞傳桃源傳而穆亭亦與息園俱傳云時嘉慶十年歲次乙丑小春光澤李岱魯山氏書於天台官舍

紫霞閒言跋　魯又愚

簫韶奏而鳳皇來春秋成而麒麐見人作物睹氣機之感召類然吾師穆亭夫子品行文章推重一時世居台之集鸑巷鳳鳥兩至其地矣今讀閒言所載覺當年課虛叩寂以純意發爲高文文章之煥足感靈禽庸詎知非爲夫子來耶憶庚寅歲愚獲侍夫子函丈於燕閒進

叩物象夫子舉近見遠卽巖寓精推小及大由顯徹微
妙論得未曾有而是歲所作螳一篇指示以爲古文提
束順逆相生虛實變化運典引喻之法悉備文簡而律
精矣歲戊戌夫子官樂清道汝入豐愚以窒慾論就正
郵館後寄示以爲大致已佳筆情欠縱橫峭厲試取南
華國策讀之至結構體裁須揣摩入家夫子殆以文章
所得力教愚也戊申之夏夫子養痾家居愚嘗致書以
發夫子夫子復以書教愚曰每想人生聞道後眼界自
別看得天地漸漸近來萬物漸漸親來太虛漸漸實來
鬼神漸漸顯來凡耳聞目見另有一種理趣此夫子性
天之妙蘊而文章之本原也今夫子往矣生平立身行

已蘄進於古不欲以文炫名故凡序文傳記足標榜於人閒世者槪從刪佚此則閒居游戲之作而至理寓焉令家嗣曉江世長兄與二三子不忍湮沒無傳爾付剞劂愚忝校刊謹述所聞於夫子者以附簡末然亦非二三子之阿私所好也昔息園齊宗伯評前文以爲之九苞獸之一角稱之慧眼人早有定論云歲在旃蒙赤奮若相月上吉受業門人督又愚敬跋

紫霞閒言序　太平戚學標翰芳　鶴泉文鈔續選三

余讀施先生書恢恑憰怪道通爲一鳴而當律深哉倜倜遠哉名閒言實天下至言也語云惟道集虛人心莫動則平莫撓則清惟平與清與道目成天下之理罔不

自閒者得之人生閒實難其閒者又不能閒終日內熱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此所謂風波之民也夫烏知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夫理易解其懸而不能解者物有結之彼不能閒內支盈於柴柵外睆睆然在纆繳之中天之穿之日夜無降而人顧自塞其竇冥行而索途何道之能見施先生閒者也爲閒官歸而益閒葢遊心於恬舍形於佚者久矣役役者舉不以入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能眞得帝之懸解然聞先生長日挾冊至老猶如鄭人緩呻吟裘氏之地烏之啞啞鵲之唶唶不爲寒暑燥溼而變其聲竇亦未嘗閒夫唯讀書而後內護而外揵而心

益與造物者游是先生正以不聞成其聞而又聞言所以成也先生書似騷似子似山經似楞嚴似稗官小說龍變無常能見能章舉天下之物爲四目之網羅之爲辯者之囿彼隘言若哇暖暖姝姝守其私說者或驚爲奇怪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庶幾乎全先生言皆常情耳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談之若怪而理實庸先生以明道耳寵之逸乎沙之飛乎則其文之妙也若言一喪於道未嘗云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爲羊也未嘗肆其駕說云與黃帝之兄爭年且欲起六王五伯於地下操金椎而敲其頭也夫覩日者眩聞雷者聾人不能無眩且聾而得

謂曰與雷之奇怪哉此書以示人是猶貽盲者鏡遺刖者屨也雖然先生之言至言也善其音而類者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馬鳴而馬應之余將爲先生爲牛馬之應而惜其未聞也故尤有愛乎先生之言

遺文 聞言共六十篇今錄八篇

商高 紫霞聞言上

商高子登積塊之墟觀於層穹之寓遇隸首焉商高子曰先生善數也弟子不敏願承下風隸首曰子將奚以聞予也曰世言人一息日行四十萬里有諸曰有之曰由此推之人一晝夜計息萬有三千五百是日之周天五萬四千億里矣以圍三徑一言之一萬八千億里者

南北二極黃赤二交直距之數也地處其中半之得九千億里爲與日相距之數而日去天尚遠則天體之大又溢於五萬四千億里矣甚矣天大也地之大未及三億其於天也萬分而不得一焉而世乃以地配天何耶

隸首曰善哉問乎夫地之配天生於地者之言也其非生於地者則不云爾矣天數一以一而函三故日月與地往來升降於其中猶三丸然日之規大於地月於地爲小於人爲近九千億里之距月處中焉故月之朔也晝則日上月中地下夜則地上月中日下形如連珠自此以往則成句股以周天八分之朔後弦前日月近一而遠七日與月爲句月與地爲股地與日爲弦望前弦

後日月近三而遠五地與月爲句日與地爲股月與日爲弦至於望夜而月上地中日下𦘕則反之三者復如連珠上下二弦之月句與股齊而弦自若望後弦前之句股猶夫弦後與望前也朔前弦後之句股猶夫弦前與朔後也此三者往來升降之大致而測算之術準此矣且夫數始於一分於二參於三三生萬物理一氣二形三故物之成形者皆其能孕衆形者也由是言之日月之中當必有人焉而世之言者曰日中有烏以大於地之日而一烏棲之耶不止一烏必更有羽物有羽物必更有毛物有羽毛之物必更有水土草木鱗介昆蟲之物有萬物必不可無人是日中之人必較多於地中

人可知矣又曰月中有兔以小於地之月而一兔猶之耶不止一兔亦必更有萬物亦必不可無人是月中之人必不少於地中人又可知矣地之人曰月一日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安知日之人不曰地一日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乎地之人曰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不及日十二度三十日而弱一周天安知月之人不曰地一日離天十三度離日十二度二十九日而强一周天乎然則以地觀日月猶夫以月觀日地以日觀地月也何異焉商高曰日與月有明者也地無明者也日月中人惡乎觀曰地積水土之氣野馬絪緼四周於外照之以日亦能生光試於平原迴野晴日晶瑩彌望

百里外滉瀁若明湖林木皆浮水中與天光相際及至則無之回視前所望處又復見其如是此地有明之證也夫以百里之近所見且然而況處日月以觀大地哉故地受日光以生明猶月之有盈虧朏魄也然則日之明何以獨異於月與地耶曰日陽而地月陰也陽一陰二陽施陰受故地月有盈虛而日無盈虛也是以地以月合日爲朔月必以地望日而爲望矣地以月望日爲望月又以地合日而爲朔矣地以月去日爲弦月亦以地爲弦矣惟處日中者觀地月則祗見二者之光常滿而不虧而亦不知其受於日也故當其朔也地與月南北同道東西同度則月掩地而以爲地蝕矣當其望也

同道同度則地掩月而以爲月蝕矣餘則否此必然之理也商高曰地之人以日升降爲晝夜藉其照也生於日者亦將有藉於地月否耶曰地與月無光者也故藉光於日日有光者也奚藉地月哉但生於日者不覺耳崑崙之邱有火山之國焉鳥獸居炎火中而不知其熱猶魚之相忘於水也日中人見地月之光常滿無晝無夜無晷無寒暑一無兩故也又安知其民不反以所照者爲藉於地與月乎是以在此者恨不得探蟾窟近常儀在彼者亦猶是也在此者恨不得攀烏巢挹羲轡在彼者又猶是也其性情嗜好不可想見歟然則曷言乎地靜耶曰靜可以測動動不可以測靜爲推算言也放

舟而濟於河相迎者相過也見彼之疾而不自知其行也故以地測日月則以日月爲行以日月而測地則又以地爲行要之三者各自往來於三百六十五度之中升降於五萬四千億里之內偶則爲句股貫則爲連珠而彼蒼者天則包函轉運於其外而未始有窮也嬰兒同父而異母乳哺其懷者各尊其所親而親其所尊然則以地配天猶月中人曰天月日中人曰天日而地中人則曰天地云爾故曰生於地者之言也非不生於地者之言也惟遊空虛者知之商高子曰星辰皆有象也其中亦有山川人物風雲雷雨耶曰無以異也曰先生何以知之隸首曰吾知天下萬數之不出乎一數也吾

得其一而已矣商高子稱善而退

齊息園曰鄒見亦同舊於館局與鄭璣尺先生辯論往返再三楊農先先生謬加誇獎今見此文拙稾可付丙丁矣

鳳

往者爲兒時見鳥大如鶴具五采羣鳥從之止於東鄰之質隨起去羣鳥皆去不知其名衆以爲異越四十餘年又有鳥來衆譁然問其狀則與鄰人少時所見者同樣有客過曰此鳳鳥也衆問何以知之曰詩有之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夫鳳長羽雖其所往處百鳥相從故羽聲翽翽也以此知之問何故至曰有翼能

飛何故不至衆以爲然鄙詰之曰客聞鳳象之說乎鳳
之象鴻前麟後蛇頸龜身燕頷雞喙魚尾龍文挾忠抱
義戴德負仁背摩霄漢足亂浮雲往郎文始來郎喜成
覽九德律五音通天祉應地靈故天下有道得鳳象之
一者鳳過其原得鳳象之二者鳳翔其城得鳳象之三
者鳳集其營得鳳象之四者鳳春秋下其庭得鳳象之
五者鳳終身依之不去其人昔者黃帝之世鳳蔽日而
至棲帝梧桐止帝東園食帝竹實飲帝醴泉故曰鳳皇
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今此陋巷荒郡何祥何瑞
而數十年間靈鳥再至耶客曰固哉子之索嚮以追聲
揣影而摹形也鳳象之說果足憑耶信如斯言是其至

也來自遠方子能識其所生地乎曰世傳丹穴耳客曰
不然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鳳皇麒麟寧有種焉若果鳳
雛恆剖於鳳卵麟子多胎於麟腹則孳尾以蕃靈蟲成
族矣丹穴之禽不且猶吾隴上之雉澤中之鵠耶且昔
者舜文在位儀韶鳴岐曠五百餘歲而一遇是鳥也能
待吾國之有聖人而來而不察彼國之無聖人以去寧
云智也豈其丹穴君長聖聖相傳千世有道而偏得鳳
家之全者哉未必然矣鄙曰然則麟鳳果何產也曰造
化至神其機不測寄生寄育何物不得詩云肇允彼桃
蟲拚飛維鳥故鷦鷯生鶚青寧生程而況兩儀絪緼發
祥降精或借孕於卵覆或託體於胎妊或儵忽而成質

或假詭其成形何擇於地何疑於倫來兮無蹤去兮無垠則誰謂神州中土不產應瑞之靈禽鄙曰何爲其罕覯也曰古者四靈爲畜後世不能故耳龜之靈以死不以生食墨燋火質鬼徵神自卜兆廢而其智泯矣龍能飛能潛能巨能纖吹氣成雲下上于天自豢龍氏沒而各歸其淵矣麟見魯郊不祥是嘲彼爲聖人來匪以充魯君之庖何仁獸之不幸反見縶於奴曹寧曠世其不出勿再受羣犬之狂號維彼鳳鳥棲止無常倏來倏逝四海皇皇不限都邑不棄遐荒聲教所訖靡地不翔知我何戀不知何傷聖以爲瑞鳴紀高岡愚以爲怪出駭窮鄉豈靈禽之罕覯乃衆目之多盲鄙曰然日者吾邨

毿生一豚圓臚短項垂鼻句膺僉云怪物乃投之溷余走視之歎曰象也主人聞言如失兒孫象且莫識何況鳳麟追維丁酉嘉平之冬萬鳥交鶩接翼蔽空有止焉者濟濟雲中下民仰瞻疑烏疑鴻厥聲翽翽詩迺興同由此觀之鳳在中土何所弗臨蚩蚩者氓有目無心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小人不敏敢拜德音客曰退矣

蟲市

昆蟲爲市倣諸周官大市日昃細腰爲主朝市交足爲主夕市芒喙爲主此三市者營鶩往來亦猶人之囂囂擾擾於闤闠也然人以懋遷各致其利彼何爲者耶或曰朝氣清蠅穢物滌其臭也晝氣明蜂穴居散其煩也

暮氣昏曇陰蟲得其便也喜樂爲羣其性然歟或曰日出於東而納於西東方者木於時爲春於日爲朝蠅色蒼感木氣而市西方者金於時爲秋於日爲夕蟁色白故名白鳥應金氣而市土王夏季其辰在未蜂色黃乘土氣也或又曰是皆不然夫蟲之有市豈彼所自爲耶造物設之以牖民耳詩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人固有雞既鳴而不起者於是乎以蠅市醒之若曰彼營營者未明而作矣爾猶酣寢耶是醜蝪之不若也有日中而游手者於是乎以蜂市警之若曰彼採芳者兩髀夾粉而歸矣爾何素飽耶是醜蛒之弗如也更有蜎剝蟬蛻不衣冠而處者則以利錐之喙砭之若曰噆膚者歟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而成雷矣爾乃類馬牛之豕戶乎故此三蟲者皆我師保也三市者皆我震霆也抑又有說焉今夫市利之藪而爭之所也贗亂眞艮雜苦愚被欺怯受侮則有猛如虎貪如狼狡如兔很如羊者每以狙詐之術蝸角之爭蛙怒相聒螳臂相當螘隊相合蟷命相償故大利所擁害與爲鄰大衆所集口口大測何如諸蟲熙熙沌沌蟄蟄戢戢蕩然而聚閧然而息千百爲羣而不厭其喧三兩爲伍而不嫌其寂不忮不求無喪無得雖有市形而無市心也人能無市心以過物何適不可哉衆曰旨哉言矣

螘

蝗之力大於牛其行疾於馬馬高八尺日千里步如其高以千里準八尺之步則馬足一分而弱而當一里黃鍾之黍爲分里十分黍之八此馬行之數也蝗之小者高弗過黍之五而日可數里步減其三里增其倍積之則蝗高五尺可行二千餘里以此相當馬不及也蒼蠅一足絕長補短裁爲蝗形可當一小蝗而此一足之蝗能負全尸之蠅權其輕重蠅尸當蝗可數十牛引重千斤其軀亦不下數百斤以此相當則蝗健也雖然馬牛皆有用於人蝗力焉用或曰古者以蚳爲醢資其力云

竹軒偶記

閼逢涒灘之歲律中小呂之月望後十日洋雨初晴散

步竹軒之畔蕉風扇綠榴火煬紅灑如也盼睇庭階有雙螘爭食怒相搏力均各左右去既而右垤螘齊出至前爭處圍聚如沸有數螘橫掠左階望東而走餘則分隊爲行前八隊橫列二行行皆四隊後亦如之右四隊縱列一行左亦如之二十四隊居中方列行縱四橫六又十六隊四分之爲四隅隅四隊兩兩聚與前後左右中行縱橫相應陳八行六十四隊隊五螘各以大螘領之方布於地約尺許皆外向不動餘分二支一屯陳後爲游兵一屯陳西西南爲伏兵皆去陳尺許伍伍聚不動既而前掠東階數螘奔至左垤挑戰左螘齊出挑戰者遽回巡陳三匝乃入游兵營中左螘銜土窒穴遂參分

爲三若行三軍狀中軍縱列四行行五隊隊亦五螘以大者領之右軍縱列亦如之左軍亦如右軍又四隊橫列于前爲軍鋒餘皆登穴守形如堵牆又數螘奔東南垤上垤中螘亦齊出三三聚不動於是三軍與前軍啟行而西數步一止按部並進至階前去右陳尺許俱伏不動已而東風微扇左階前軍疾馳嘗陳陳不動右軍左軍張兩翼攻之前陳奮禦鏖戰後陳不動忽陳開後裂股交於前繞周左右二軍二軍衷陳死戰左階中軍陷陳入陳後游兵合陳環攻大戰良久埃塵盡起西南伏兵急取間道奔左垤犇穴穴上螘殊死戰東南壁援軍側出困伏兵伏兵豕突不得出階中三軍戰卻敗走

右蟻長驅逐北追至穴次敗軍反首力戰伏兵潰圍出東南援軍分兵夾攻三垤蟻又大戰死傷蹂躪不可計旣而右蟻敗退二垤追至階心按軍不動右蟻弃黨入垤左階徧視夷傷負之而歸休軍不復出右垤蟻亦乘閒負尸歸其戰死左穴次者遠不敢取東南垤獲之築爲京觀自辰至午兩階兵氣始淨余憑軒而觀之歎曰嗟乎爲一食之微遂成大敵愚矣然其捐軀赴難凛然不敢苟生之心雖古忠義之士何以加焉

草堂偶記

仲春燕至爲巢於堂生子而哺其雛雛之初生也出求昆蟲魚子以啗之銜其矢而棄之其能鳴也丁寧呢喃

以語之毛羽成翼翮具則教之飛迫脅堂楣緣延簾幕依棲甍棟庭檐惟恐其隕墜也及其膽大目明翅堅力勁乃引而試之於空習其迴翔騰躍差池頡頏遲疾警變與夫淩風掠水滲泥卜宅之技往來營務之才小心避患之智斯亦恩勤之天性然歟無幾時也而其情變矣始則專其室既且遠其躬堂楣簾幕推拒之矣甍棟庭檐啄害翦剝之矣其音乙乙而怒若有所詈於其子者向之恩勤曾不可以復得也而其子悲鳴躑躅不肯去雖其推拒而迫脅者如故也雖其啄害而緣延者如故也雖其多方翦剝而依棲者又如故也亦既不得近乃止宇外俟其父母之出也而往隨焉相與迴翔騰躍

差池頡頏盡其才技智巧之敏以求娛樂乎其親庶幾其相攜而歸入室以處也及至則又怒逐之如是者數日雌雄露處偃蹇詹隅無如何也哀鳴不已飛而去不知所之嗟乎之鳥也前之愛其子者何深而後之忍其子者何決歟豈以其雛既長當自食力營居勿徙苟安昏惰以叅其生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吁鳥得之矣

陰陽 紫霞閒話下

草木食水土昆蟲食草木鳥獸食草木昆蟲人食昆蟲草木鳥獸陰陽食人紫霞弟子問於鄙人曰萬物相生相戕不知所終先生將焉逃此鄙人曰吁陰陽可逃乎

自余生未周而父死吾母守志二十七年不得吾力而

又死自是十數年來瘧鬼食吾一子痨鬼食吾妻疫鬼食吾友吾平生所尊禮愛敬伯叔親戚老成有德望可師法而受其恩誼者今皆凋傷零落十無二三焉此陰陽之毒也余茲四十有二歲矣雖齒危髮禿尙能食飲不爲衰方將上叩帝閽下訴后土請東皇之劍麾雲將之旗駕風伯之車震雷師之鼓挾枉矢張蜺弓與陰陽小兒決戰於鴻濛之野若不能則將披吾髮跣吾足以精爲輿以神爲馬以志爲帥以氣爲徒操白刃枕長戈相與致死於四方上下之域其勝我也吾將返於暝伯之墟與數十年來死者吾父吾母吾妻子吾尊長吾朋友儇游談笑以寫其平生契闊之悲此一樂也彼若敗

而鋌走吾必窮力極追相與馳騖於六合之內舉瘟鬼癆鬼疫鬼厲鬼老病鬼而盡殲旃使天下後世無復有肆其毒而食人者天清於上地寧於下日月貞明於其中風雨時寒暑節人恬物熙此又一樂也然後退而閒居之乎大漠之國而休焉弟子曰大漠之國何如曰其國不日而明不雲而陰其雨不溼其風可乘暑不至寒不侵夜不寢晝不營空虛洞達意有所向雖千里之遠往來瞬息而不知其行無水土無草木無昆蟲無鳥獸民寡嗜慾陰陽不得而毒焉此之謂大漠之國弟子曰先生何以知之曰吾嘗遊是矣闕逢閹茂之歲余往之焉其國甚樂方欲求吾數十年來死者相與羣聚放浪

於其中願無復再世爲人以果陰陽之腹忽聞有呼余者聲甚切而悲余乃御風以歸今志其地而猶未忘也弟子潸然出涕曰噫先生死矣鄙人怒曰咄余遊方樂而汝以爲死吾恐汝之豢肥長世以待陰陽之噉汝也

養心

心猶水水靜則清心猶火火動則明動靜之際可以覩所養矣蓋心之爲物也性情具焉苟失其養而情之妄動岌乎殆哉方其俄焉而萌鬼神弗能測勃焉而出賁育弗能禦緜焉而長莫邪弗能斷糾焉而結銳鵬弗能解於焉設鵠於意抽矢於思張弧於念省括於慮其端甚微其究甚鉅禍災於此伏疾病於此生故一燭之炬

可以燎原方寸之胸可以聚寇且夫人之生魂魄焉耳魂乘神魄藏精神勞則魂蕩而氣不爲守猶火之滅爲灰精鬱則魄沈而血不爲榮猶火之死爲炭故抑情與縱情其失均也精神交儧血氣不調外物攻之陰陽賊之欲求無病不可得矣是故飮食者所以養形也道引者所以養氣也虛寂者所以養精也恬澹者所以養神也理義者所以養心也嘗試言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非有物心靜卽性耳今夫水之行於地也苟有可以受水之處則水必止焉不得所止斯汩汩然動矣吾以此知水之性本靜也故海者百川之所止也理者百情之所止也止則定定則靜靜則清矣豈必抑閉壅防以

求止於其心哉是故耳目者心之戶也耳之聽目之視
而心隨之由內出者其用靈也視之明聽之聰而心資
之由外入者其取博也故外內相須而出入无咎也雖
然天下之資耳以聽者於物必有聞也謂之曰聰可乎
天下之資目以視者於物必有見也謂之曰明可乎吾
所謂聰者非謂其聰於耳也聰於其心而已矣吾所謂
明者非謂其明於目也明於其心而已矣不明於心視
且熒之矣不聰於心聽且惑之矣耳目擾於外七情亂
於中血氣之動精神之用胥失其養矣夫所謂明於心
者何也明於其理焉是也所謂聰於心者何也亦聰於
其理焉是也吾之眭然有目也以為與瞽異然而視焉

弗見吾之瞽不唯其目也奚所貴於不瞽吾之聲然有
耳也以爲與聾異然而聽焉弗聞吾之聾不唯其耳也
奚所貴於不聾豁其瞽竅其聾則必有道矣是故天地
者萬物之父母也子能順父母之心謂之孝子心能通
天地之理謂之本心本心者本於其性者也萬物之生
莫不有性倒生者遂橫生者警縱生者陵然而陵者未
始不好下也警者未始不愛曠也遂者未始不有漸也
蕊其本同也是故烏之浴風也燕之浴雨也虎之浴日
也豹之浴霧也豕之浴塗也雞之浴土也雀之浴沙也
所浴不同而其便體適性一也性不可强順之則樂逆
之則悲執之則僻理之則平亡其本則禍至故性者萬

物之所以生也以性對性則我性卽彼性彼性卽我性我與彼之性卽天地之性是故太虛非虛也無象有象也無聲有聲也而況乎形形聲聲者哉故靜以觀天地萬物之性而知吾之本性亦猶是也動以觀天地萬物之情而知吾之妄情非所用也亦惟其理焉而已矣以理馭情情將帖然服矣以理遣情情將脫然去矣以理馭情情將怡然順而反其本矣是故明乎心之理者不以情蔽性不以物蔽情不以物蔽物石谿之口有重淵焉四人相與瞰之一人曰美哉邃乎天爲底乎一人曰美哉渙乎風爲被乎一人曰美哉洞乎虛爲體乎而彼一人則唯唯而已天亦然哉其天也風亦然哉其風也

虛亦然哉其虛也然而口雖然而心且惘然也何者有
物在胸情繫於彼雖則然而忘其所以然也是故善養
心者一物不存而後可以遇百物一情不繫而後可以
馭百情其心湛然水常清也其心灼然火常明也是故
人之所見者物之形也而彼則見其情焉人之所見者
物之情也而彼則見其性焉人之所見者物之性也而
彼則見夫我與天地之性焉元駒之步蠛蠓之騰果蓏
之繫砂礫之聚莫不各得其理各肖其天而已矣故善
養心者其心無不適也其體無不安也故以言其神不
期而自完也以言其精不期而自固也以言其血氣不
期而自調也外物不得攻陰陽不能賊誠如是也雖有

病奚病焉